

江南

郡國利病書

卷廿四 至 廿六



郡國利病書卷二十四 無錫縣志

險要



無錫南據太湖北距大江東隣於海其險要有二焉百
瀆小渲淮河高橋東亭五了浜一險也四河口五牧斗
山宛山蕩口顧山望亭獨山白茆山閭江山外一險也
戰守有力水陸有備攻掠之患吾知免夫

獨山在無錫西南三十里梁溪之水至此入太湖盜艘
必走處也謂宜添設巡簡嚴其守禦太湖內外之寇可
以無患矣

雙河口在縣治西北五里南通太湖北達高橋高橋為

武進江陰要道賊自江陰來者必出高橋過雙河自太湖來者必由西溪過雙河双河者四塞之衝也高橋雖設巡簡而羸脆之卒僅足以供巡邏之用若多壘之日而不以重兵於双河控扼非萬全之策也

望亭在縣南五十里與長洲分界巡簡司在焉其地東通蠡湖西通太湖號為賊藪嘉靖甲寅倭自泖墅來過此聞新安有土兵以為苗兵也轉而南縣城賴亡恙謂宜加增備禦以遏賊北行之衝

團保之法每家三丁則出一丁十人為甲甲長統之五甲為保保長統之而皆聽於團長書為一牌懸於團長

之家自備器械註於名下在鄉則各村各鎮在城則一坊一街擇有材勇為衆所推者為團長於寺觀場圃之間習為戰陣擊刺之法分番較覈無事則農工商賈有事則鞭弭橐鞬其臨事畏縮者治之以法大約一鄉一團或大市雄鎮居民稠密者結為大團偏坊僻聚村墟曠遠則自為一保倭夷往來要害之地或十里五里而一團當関喉舌之路跨河襟帶之區為一團星羅棋布脉絡相聯一團受敵隣保相率以合團官兵出勦各鄉因之而嚮道

田賦

君國和... 卷二十四
桑絲綿絹後俱併入秋糧夏麥內徵收最後則惟存秋糧平米一項而不復有夏麥名色矣

國初糧額抄沒田最重官田次之站田又次之站田最輕無慮數十則前巡撫周文襄公忱立法原額四斗以上則納金花白銀輕齎折色三斗以下則納白糧糙米重等本色視田則輕重為損益法非不善也但因田則太多書筭巧於飛詭陰受富民之囑則以官作民暗行掊克之術則移輕作重愚民無知莫能究詰虛稅日積貽害浸深至嘉靖十六年本府知府應檟議查原額田糧正米數少者耗米遞加正米數多者耗米遞減粟多

益寡將合縣田糧均為官民二則官田每畝平米三斗三升二合民田每畝平米一斗五升九合六撮九圭仍逐年會計每平米一石驗派本色米三斗八升折色銀二錢四分八厘其白粳細糯米次等白粳糙米皆准米科數謂之本色其金花白銀皆計銀扣派謂之折色撮煩就簡較若畫一使百姓易曉而書筭無所施其術富民無所售其奸呈巡撫歐陽鐸詳允遵行于是民困少甦矣

國家承平日久土田多未覈寔墾闢者不行開報而墾田者每存虛額故或有田而無糧則坐享其利以至於

富或有糧而無田則日受其害以至於逃逃戶之糧累及糧長里役民間囂然不寧是以尚書顧鼎臣于嘉靖間三次奏請查蘇松常鎮杭嘉湖七郡錢糧然能行之者惟蘇州知府王儀而他郡之受害如故應公之法雖善然但可以革區書紊亂之弊而不能救小民賠償之苦也至嘉靖三十二年邑人侍讀學士華察倡義捐貲俾耆老諸人赴京引倒陳請世宗皇帝准令戶部議處覆行撫按轉行督糧叅政翁大立專委本縣知縣王其勤丈量嚴立隱匿之禁痛懲稽緩之徒三閱月而畢仍將新量田土分爲三則共覈出無糧之田一千

六百餘頃剋去無田之糧八千餘石非惟賠贖者得以蠲除而通邑賦額亦得以輕減矣

練兵

嘉靖三十九年會計坐派海防銀四千九百七兩三錢九分九厘徵收備用三十八年巡撫翁大立批開原派防海養兵等項名色一切革去仰縣即於寔徵平米上每石徵銀六分俱作練兵是年該銀一萬四千七百二十一兩有奇此後數目大略相同隆慶元年減派銀七千二百十三兩五錢六年減派銀二千四百八十七兩九錢四分以後年分兵銀遞減會派徵解按練兵之

銀始因禦倭而設本非得已而亦未見寔有可用之兵也况寇熾之時止徵四千有奇寇平之後反增一萬誠為無據乃今郡邑以撫字為職撫院重邦本之思遞年減派豈亦有裁革之漸耶

工料

常州府書冊通計五縣每年於秋糧折銀內扣義役銀二萬兩專脩各部料價不時坐派之用原無定額至嘉靖三十六年為三殿災會計坐派本縣工部四司料價銀五千三百七兩二錢有奇即於秋糧平米內每石加增銀二分一厘六毫二絲徵解本府轉解工部 按工

部題派料銀蓋因旧徵不到而新立額定之數今有司既遵新額另徵而義役之徵如故况大工已完此銀未草當事者獨不為小民軫念耶

貢課

巡鹽察院立法定令本縣巡鹽民壯弓兵四十二名每名一月限獲鹽百斤以一歲計之通共該鹽四千二百斤計納銀一百六十九兩四錢四分遇閏加銀十四兩一錢二分名曰欠獲鹽船銀兩俱扣巡簡司弓兵名下工食銀貯庫解府轉解運司充課 論曰任土作貢王政之所不廢也今郡邑不以方物獻而折銀徵解已非

禹貢之初意矣若鹽課不足乃於巡兵工食扣內充奈
之何巡兵不為益蠹也左亦甚矣

江陰縣志

起科則例

舊額官田每畝科麥二升至二斗六合九勺止科料五
升一合至四斗一升七合一勺止凡一百七十八則官
地每畝科麥二升至一斗二升止科料二升五合至二
斗八合止凡九則民田地俱每畝科麥二升各一則民
田糧科五升一合至一斗八升九合九勺一抄六撮止
凡四則民地每畝科糧五升一合凡一則官山每畝科
糧五升至一斗六升止凡三則另一則每畝科租錢二
文民山每畝科租錢二文一則官灘每畝科糧四升五

合一則民灘每畝科糧一升一則嘉靖十六年巡撫都御史歐陽公鐸奏官定田地民田地各為一則夏稅入秋糧抵斗同徵正耗加耗通筭均派官田地每畝科平米三升民田地每畝科平米一斗六升二勺七抄八撮官民灘每畝科平米四升一合三勺另官民山一則每畝科錢二文

徵收則例

官田地止徵正麥民田地每石加耗麥一斗二升官田地每畝加耗米二升民田地每畝加耗米九升山灘塘蕩及灘轉新田俱止徵正糧

歐陽公創見上後列文襄公事蹟

一立綜核田糧法蘇松諸府流民棄田為豪猾侵據貽累細民代供稅賦乃令每里選強力者五人或十人充田甲分主棄田耕之而輸其賦由是野無曠土民免橫征矣宣德六年

一奏立部運細米法蘇松常三府上供細米民自轉輸勞困無度累歲愆期乃奏每府造黃船二十艘令民運而官督之所至官司應給人力宣德八年

一立水次倉先是諸處稅糧俱里胥糧長就私家征索推歛無藝乃於附城水次設倉總徵並蓄而時出之今民徑自送納較之往昔省減二分之一宣德八年

一立均徵加耗法云清完宣德八年

一奏立濟農倉奏疏以為蘇松常云無并 詔可宣

德九年

按先王制邑以里、有疆畝其可墾不可墾賦一定而不可易也漢制郡縣則壤成賦必先舉其戶若干萬口若干萬著之以為數也垂法之意深矣 國初定墾田幾一萬頃賦額可稽自成化以來田數稍加而賦日增廣豈未墾之土民盡墾之若是其廣乎說者謂未科之田弊端滋多其概有二書手之家暗徵收入戶積分成畝積畝成頃遺之子孫私食其利一旦異心旁有私私

怨首入於官盡為公賦矣又有亡業之人當其乏絕本無田宅曲質將祖父遺有未科或本無未科詭言寔有出售富家收其虛糧在戶如貸本出息然不久告歸本戶官發其奸則又升科矣境內之田惟有此數虛數在官則寔病在民有圖欠有陪糧有虧畝民耕一畝之田僅得九分其贏者不過奇數已惟新勘田畝係是邊江浮土有漲有坍勢不可常宜另為一則定其段落築以田圍洧以限之石以識之明籍在官引丈可驗不使告升者以多作寡告坍者以寡作多則虛寔相當利害不偏升除各得其故矣其奸滑隱稅之家善匿而未露亦可因

是而根究也昔人論前代最戶口寔墾田大數見減益之差以明政化其意蓋並行而不悖也

姚文灝導河夫奏議

臣惟蘇松常鎮沿江近海洩水港浦潮沙之積有常而疏導之功不繼所以患多而利少也前代或設撩淺之夫或置開江之卒專一濬治不限時月近歲役夫皆臨期取于里甲而無經制小民勞擾而吏緣為奸富者有累年而不役貧者無一年而不差查得今征北運河撈淺等夫及嘉興府海塘皆石等夫俱是均徭派撥事体有常而公私不擾緩急有備而功緒以成臣欲乞 朝

廷下各府將導河夫役悉照運河及海塘夫每年均徭內定撥專一疏導循環不已庶幾無患 報可於是乎又以為民有耄稚富貧壯病不齊不可並驅於力役乃令每里僉夫一名每夫辦納工食三兩內地州縣俱輸濱江官牧司牧貯遇有興作給散役民計日論功而償其直不惟使民見利忘勞而貧者因得以售食其力於是公私稱便而歷古之積患一朝都除矣

河防記

江陰南挹太湖北遠揚子江太湖之水由無錫入於運河河之水自五瀉堰入者達於經河出夏港而入江其東

自高六堰自轉水河入者達於東境之河港而入江其
西自洛社河自橫林河自七市堰自丁堰自黃汀堰入者達於西
境之河港而入江

江陰之水有二北自黃田港流注諸河達境于謂之江
湖南則太湖梁溪之水溢於無錫之運河自五瀉諸堰
而來西則丹陽練湖白鶴諸溪之水溢于武進之運河
自黃汀諸堰而來達於境謂之河水夫水之來也有所
受而後水能為利其溢也有所泄而後水不為害是故
四境之內其在東也凡為溝港渚者十三

牌港石頭港西雷溝東雷溝蔡港
私港茫谷瀆港今節港界港惟谷瀆港蔡港石頭

港為大其港身袤四十餘里有差北口通大江腹裏南
通應天等河跨崇仁寶池清化：成白鹿五鄉資溉民
田最博橫河貫其中今節宜淤水絕壤斷諸港不通雖
有江流之入中過而不逝歲受旱患者也其在西也凡
為河港者九夏港流皮港新海河申港芦埠
港利港立埭港五斗港桃花港惟申港芦
埠港利港為大其港身袤三十餘里有差南通武進網
頭河北口通大江跨永陵良信來春三鄉民田多賴為
利中有順塘河橫亘其間梗塞不通歲旱益甚其崇溝
河長六十里隸來春沿秦望山下通南山塘河：濶水
濫山水并發田沒無救早時又以田低於河罷人力教

不易熟此則水旱並患者也桃花港近利大河與武進
半之通則受其利塞則均害焉其在西南則青陽一鄉
鄉有前渚塘九頃圩後渚塘三火圩謝莊村等處為最
窪下多被水災其次塌港河口淺隘中流微細遇旱稍
患之餘壤沃肥種秔稻歲入畝可一鍾旱患不及其在
于東南是為東順西順長壽鳳戈金鳳五鄉田多高邛
湯村東新南新李岸官祿倪塘清溪大清長壽直塘諸
河聯絡其中疏之則治其馮涇河約袤十里界蕭岐花
塘高岸上廟堂四處河身小狹西通經河東通長壽河
流波俱不能納此則水旱俱患者也傍有黃天宕地形

下土性疏惡水至淤漫其害尤劇凡高邛者利江湖之
灌注凡低窪者若湖水之泛溢江湖由諸港以入而衆
河為之接引湖水由諸港以出而衆河為之受瀉此其
大較也支分而委治之則存乎其人前輩鑿河穿渠縱
橫曲直灌注輻湊各有條理廢一不治則害生盡廢而
不治則害成不可圖也漢人有言通溝瀆畜陂澤所以
備旱也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洩暴雨築田圍
所以防滂也江陰河港潮沙易壅勢不能久近者一二
年遠者四五年通治之勞民不可殫紀凡治江去處宜
設閘座以時啟閉每春撈淺埋其閘外工減數倍矣其

橫河往嘗設閘力不能守終至于廢又惧勞民數年而不一濬棄地為多棄河為草莽其利害大小何如也潮沙之淤以漸而積疏濬之功當有次第如某河某港淤淺宜五年而一開某河某港淤稍深宜三年而一開計用夫力若干工食若干每歲徵收漢河夫銀兩不得別項支用畫以一定之數立為循環之法而官所不足者臨時復責之近便得利入戶則開浚之役歲有而不為勞民饒而少害豈非興利除害皆可預定計者乎

姚文灝修築圩坦事宜

一圩田內外所有橫塘直浦大岸小塍亦是古人井田

之遺法古之井田賴溝澮封畛以備旱澇今之圩田賴塘浦岸塍以旱澇修但井田之溝澮封畛多且濶圩田之塘浦岸塍少且狹所以古之水旱易備今之水旱難防然嘗考其古蹟又知塘浦岸塍初作之時亦多且濶所以狹少者乃後人情於修濬而壞之當思百姓欲飽食必須盡力於塘浦岸塍之役官府欲足民必須盡力於塘浦岸塍之事大抵不論低田高田俱以十分為率低田以一分為堤岸高田以一分為溝池則餘九分可以永無旱澇

一五等圩岸式田低于水者底濶一丈五尺田與水平

者底濶一丈四尺田高於水一尺底濶一丈二尺田者
高於水二尺者底濶一丈田高于水三尺者底濶九尺
而濶比底各減半高亦以水為準外面各離水八尺若
溪湖衝激去處願增者聽

一各圖圩岬俱着排年分管若本圖元有十圩則每甲
一圩不及十圩則將大圩分轉之若十圩以上則并小
圩兼管之分管既定然後立封牌為志

一封牌以石為之長五尺濶四方各一尺五寸皆鑿于
圩田上尺五寸四面刻字前云某字圩後云某縣幾都
圖幾甲排年某人左云官民田若干右云糧若干下下

二尺五寸培而築之

一應修圩岸該管排年董田高下照依五等岸式督率
圩戶各就田頭修築不論有田多寡但以田頭濶狹為
則假如田頭濶五丈者即修岸五丈濶十丈者修即岸
十丈或有逃戶田頭及溝岸則眾共脩築其圩心田戶
若有徃媵者自修徃媵無徃媵者與眾同脩逃戶及溝
頭岸排年則管修一圖圩岸糧者則管脩一區圩岸各
縣治農官則提督一縣各府治農官則提督一府若一
圖圩岸不脩罪坐排年一區圩岸不脩罪坐糧者等而
上之一縣一府責各有歸一法不論田頭濶狹但論有

田多寡照田出入照人分岸一摠修築亦可
一有等極低圩岸又係貧難及逃絕戶田產者治農官
務要督令該管糧耆將概都或概圖有圩人戶照田起
借借力併工修築

一高鄉溝渠亦須并工開濬其法亦令糧耆將槩區人
戶照田起借通作一處會同里老相勘本區該開河渠
幾處其處為急某處次之某渠又次之議定依次併工
開濬周而復始工程小者或今年開幾渠明年開幾渠
工程大者或今年開半段明年開半段

一低鄉有等大圩一遇雨水茫然無救該管人員務要

督率圩戶於其中多作往塍分為小圩大約頻滄去處
一圩不過三百畝間滄去處一圩不過五百畝

一圩田外三百畝間滄去處一圩不過五百畝
往被灾而不敢作灾深可憫惜今後俱要築為圩岸

一低圩岸內再幫子岸一條高及一半如階級之狀老
農謂之抵水岸

一圩岸上俱要砌內外車場高低水洞不得因車水放
水輒便掘岸

一凡邊臨湖蕩圩岸外須種芟芦以禦風浪其狹河宣
洩去處却不許一概侵種以遏水勢

一高鄉田畝去水高遠無從車灌者今田戶於田內開塘蓄水備旱或所開之塘滲漏不蓄水者於他處挑取黏土和灰築底自然蓄水

一近山高田無水車灌者令得利戶于山拗田尾共買地開塘以收蓄泉源及雨水亦可備旱

一高鄉河岸臨水二三次間不許人耨耕種蔣以致浮土下河止許栽芟桑枣等項

一近時水道大半築塞官府憚於脩橋則築塞沿塘河口百姓懶于脩圩則築塞通水海頭小利大害上下不知必須漸次開通若是洩水隘口雖盜椿魚斷亦不宜

槩釘

一凡緊要洩水河內但依古人建造水橋宣洩快便不得輒造石橋遏束水勢

趙錦書江陰縣志後

郡縣分土而治其政若易也而川谷異制民生異習則其所以為休戚者亦因以異而施之于政緩急亦不能以皆同以不能皆同之政而雜然施之此郡縣之治所以未易言也江陰素稱殷富為國家財賦之區而地多高邛民常苦旱昔人並開諸渠皆自江以達于運河議者因謂以洩震澤之水使入於江而不知其正欲引

江之流以便乎農也惟其潮汐往來沙渾易積疏濬未
故言水利幾而湮淤如故為甚其東西港谷瀆之間積乎常熟之
東意亦江陰古言治水也難者亦惟江陰為甚其東西港谷瀆之間積乎常熟之
慶安去縣九十里而遙其地枕江以為險其民負益以
為利法制既疎習染遂惡小者揭竿党聚肆行村井而
大者治舟航挺矛及公肆抄掠於洪濤巨浪之中至抗
衡官兵而莫之惧故江陰素稱多盜賊之擾而言弭盜
者亦卒無良策夫其急與擾也則政莫有先焉者而其
難與無良策則亦以因循曠廢之餘欲得夫永安久逸之
道爾蓋以為政之道猶之治心治心者日省察之而後

私偽無所容而本体常明為政者日飭治之而後累孽
無所萌而民生常安今或積數年不濬而一旦欲渠之
並通居常無以稽察其出入先事不能逆折其萌芽而
欲寇窽之不作此雖下濕素安之地尚亦不可而况欲
以是得之于江陰乎故為政者誠加之意時而考之母
忽其安歲而計之母畏其難則施之有序事固無不可
為者故治水難矣而計畝以授功分年以治事所謂導
河夫銀者又為之歲蓄以待需則官府為歲舉之常而
無併集之擾百姓以彌月之勞而獲十年之利即諸渠
亦未嘗不可通也至于盜賊之變雖無常形而先事立

防則若保甲之法編集提督之有方會哨之舟彼我往來之無間則亦可以消其未形之惡禡其不肖之心即不幸而有變亦不至于滋蔓而難圖矣蓋崇本以清源因時以制變賢哲之士自有良圖而天下之事則未有無序而可行懈弛而可幸于無禍者此其大端也予之始從政于此也覩民物而惻然視案牘而茫然從切焦勞罔裨治理今而後知江陰之政其先且大者寔在于是則又以積廢之餘未能兼舉而且自惟鯨曠罪深莫克是終之為懼於是丁未十有二月江陰縣志成邑之事巨細既有載矣而於斯二者則予不能不深致意

焉以俟後之君子也邑故有志今志作于大司成水南張公其後文故寔多採諸旧志而提綱以示之準糾繆以協于貞芟蕪以歸於核蒐逸以入於詳使燦然足以信今而傳後從政者有所于稽則公所自得者居多其共繕之費取諸歲會之餘而公自授館汜于告成盡謝廩庖之饋省金凡若干兩同脩邑志者五人亦多所謝却而劉生珪林生文煥中以病亡蔣生龍復與計偕孜孜夙夜克相厥成者則多徐生鳴玉吳生胤之功焉皆讀志者之所不可不知也

靖江縣志

靖江之田賦與他縣亦略同他縣賦有恒數則田有恒額酌其肥瘠而畝科幾何雖百世不刊也靖邑之賦定於五萬三千六百而田有漲坍時多時寡不逾年而輒易則科賦之輕重困焉其言曰坍則通縣色賠漲則閭戶需惠蓋則壞之成不得緣坍而減自不得緣漲而增也故他邑冊稱鉄板靖冊獨稱魚鱗魚鱗者叅時勢而先後次之非一成不易之則也司牧者誠有意民豈是不可毋詳審焉

郡判吳紳軍籍聽原籍充伍議畧云解查補伍費神費

君國利病書 卷之二十四
六
曠勞民傷財而逃隱補之弊終莫能革每見審併一軍
動擾排里本管誤脫刑累傷生攢造冊籍歲無虛日及
其已解在衛徒糜口糧一遇征發恐有失利不敢調用
仍募民兵夫當無事民既出力以養軍及其有事民又
出身以代死均之赤子一捐一憐不同若此者何哉法
使然也若止本籍當軍無絕無逃無查無勾私家軍庄
足供常膳有事赴戍公家重資其行民壯不必別審而
卒伍自有定分軍衛不必紛錯縣令足以統制或就其
軍數多寡調委武員一二協同所在丞簿帥領操練摠
轄於附近衛所雖或臨陣有傷餘丁自甘充補彼利常

餉行資之厚誰肯認缺此則一舉而百省者也竊聞正
德初年奏行事例凡軍逃者許就逃至處所自首即於
其地收伍原衛開除原留原衛者聽不復原籍勾查新
犯者自當照例問遣此亦順民情以求寔用之一端今
查靖江見在併戶存軍六百二十四名差合近年募兵
之數若以排年編戶輪年操備又不若即軍籍者尤為
便利也深惟民兵衛兵天下行之久矣孰不知衛兵虛
名民兵寔用之辨第衛兵生長行伍習戈矢如來耜民
兵取於畦畝市井間訓練有難易耳若取吾說行之則
亦可無二者之慮矣

江陰李詡戒菴漫筆

余邑有匠班銀匠戶每名出銀四錢二分此定于國初而戶籍一成不變夫銀以匠名為其有匠利而課之也今其子孫不為匠者多矣猶可責其辨者承祖戶而力亦勝也中間有絕戶有逃戶則里甲賠贖出於無辜有零丁有乞丐遇每追併必至於盡命何無一人以通變之法聞于司牧者乎排年十年一編審可照例行也核見在匠作均派之當無難者留心民瘼之君子當亟行之矣

邑之田有官田田所入以供官府盈誣之需但不敢缺國賦而不服雜徭者也有民田聽民自為種佃而供上之課服上之徭役者也有沙田如積荒沙田飛沙田灘初成而轉科之沙田或官或民其賦徭俱如上而稅額則稍輕矣有灘田濱江漲處已出水未出水俱謂之灘亦有官民之別其賦與徭俱極輕有山田惟孤山之十五畝歲課鈔錢三十文有土官庄田嘉靖四十一年鴻臚序班鄧欽承奏其祖尚書鄧明係安南國輸忠納款人員久有賜土清出孤山等處田十頃十三畝抵補坍沒田十頃賦徭原三升三合至萬曆初年間奏例起科附籍甲外仍不許子孫擅賣坍者今告明抵補有碑刻

幕廳

沿江要害西有團山門永生洲屬鎮在江北則黃家港

屬泰江南則俞塘茅港屬武而邑之小沙團太平夾黃

茅港逼之 東有巫子門係海江北則狼山屬通江南

則福山屬常楊舍屬江而邑之永慶團青龍茅港逼之

防上流須守小沙團太平港防下流須守永慶團青龍

茅港其西北接壤維揚處則有鎮海市生祠堂永定營

陰沙茅處為江南江北叢雜之地最易生奸

本縣信地南自皇都港至天生港計里三十東南自天生港

至青龍港計里四十東北自青龍港至孤山港計里四十北江自

孤山港至侯家港計里三十各以兵船布列

按小港永慶兩團去邑最遠奸宄易生而黃家港俞塘

出沒于烟波浪中聲勢不相犄角謂宜于小沙團設

一重兵：船分置太平夾黃茅港與隔江孟河相聯則

上流截矣復于永慶團設一重兵：船分置青龍茅港

與隔江楊舍相連則下流截矣今計不出此：司兩哨

俱安坐邑處而有兵船數隻俱集瀾港徒取便宜不願要

意哉斗大城倉庫是宜斷有：改圖者至西北永定者

居中策應復有：司是宜斷有：改圖者至西北永定者

兵百名為爭界一設今連年寇氛江淮為梗關係更重第土

不可括干戈擬于是可
總練司萬曆十九年以倭警設統練水陸官兵水陸營
哨官各一員除汰革外寔存水營官目兵二百二十五

員名陸營官目兵一百八十五員名

永定營天啟七年設在靖泰分界處統轄哨官一員識

字一名百長一名哨長一名土兵一百名官廩兵糧地

方有田人戶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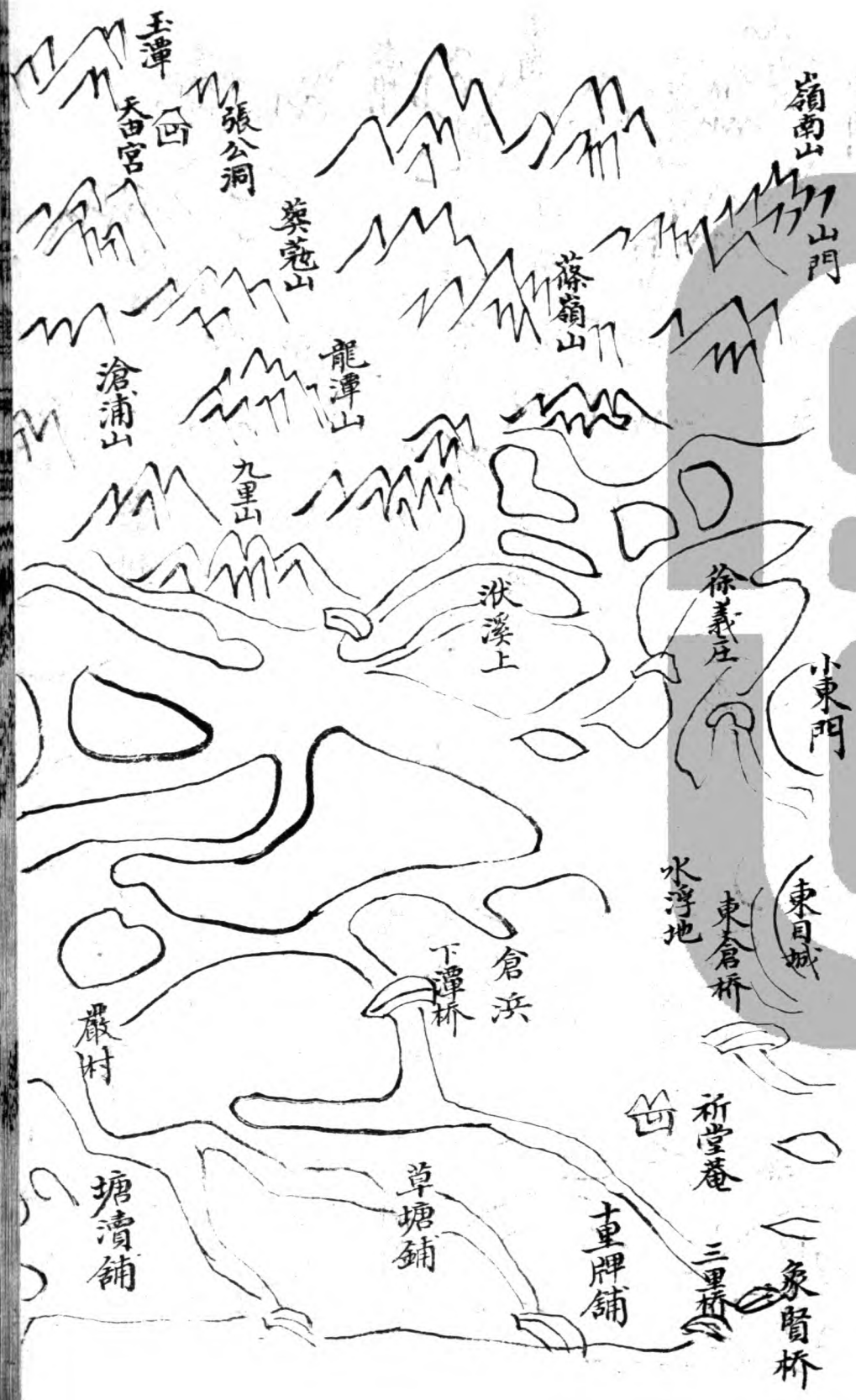
朱得之曰國初懲倭之詐緣海倫禦幾于萬里其大為
 衛又防故所為巡檢司大小相維經緯相錯星羅棋布願
 把稍船十所飛船凡數百至如船八海昌小國貢道所經切
 近彼島所則又設水寨營柵以止舍之所有各有限者各
 港矣不可久人玩法去盜生二以禦改山巨額一倒當事者
 見不矣歲用遂別募以充遠徵以禦改山巨額一倒當事者
 而司弓兵之廢類宜則亦懲因之故伍或抽謂衛所軍壯
 巡司弓兵之廢類宜則亦懲因之故伍或抽謂衛所軍壯
 士而以其半哨守其半團練更迭肆之俾皆可慮急將
 未習不足以應猝則量由舊募與新調之選以備緩急

之或可盡人宜民酌指脩明法紀變易此特治力挽衰頹
 夫約已習務敦忠寔節其愛之政是謂自治是
 謂先為不習可勝則存乎其人焉耳矣
 陳侯亞輝議久靖江三面臨江東北通團狼東南接江
 陰戰艦離久宜日習若陸行出西門延河足恃惟兵
 與不界之六地有耳其間別無險阻可憑閣定一營民兵
 靖交界之六地有耳其間別無險阻可憑閣定一營民兵
 兵百人屯集其地使此河不獨旱澇無深資封豕長蛇不
 馬奈連年洪塞僅存河形不獨旱澇無深資封豕長蛇不
 猶枕席過乎更二里則有鎮曰生祠營堡係北東便道
 為盜盜出沒之地關切尤近于壘此設立營堡係北東便道
 可設伏稍析而東謂守孤山藩籬者亦可乘
 上臨下處：稍析而東謂守孤山藩籬者亦可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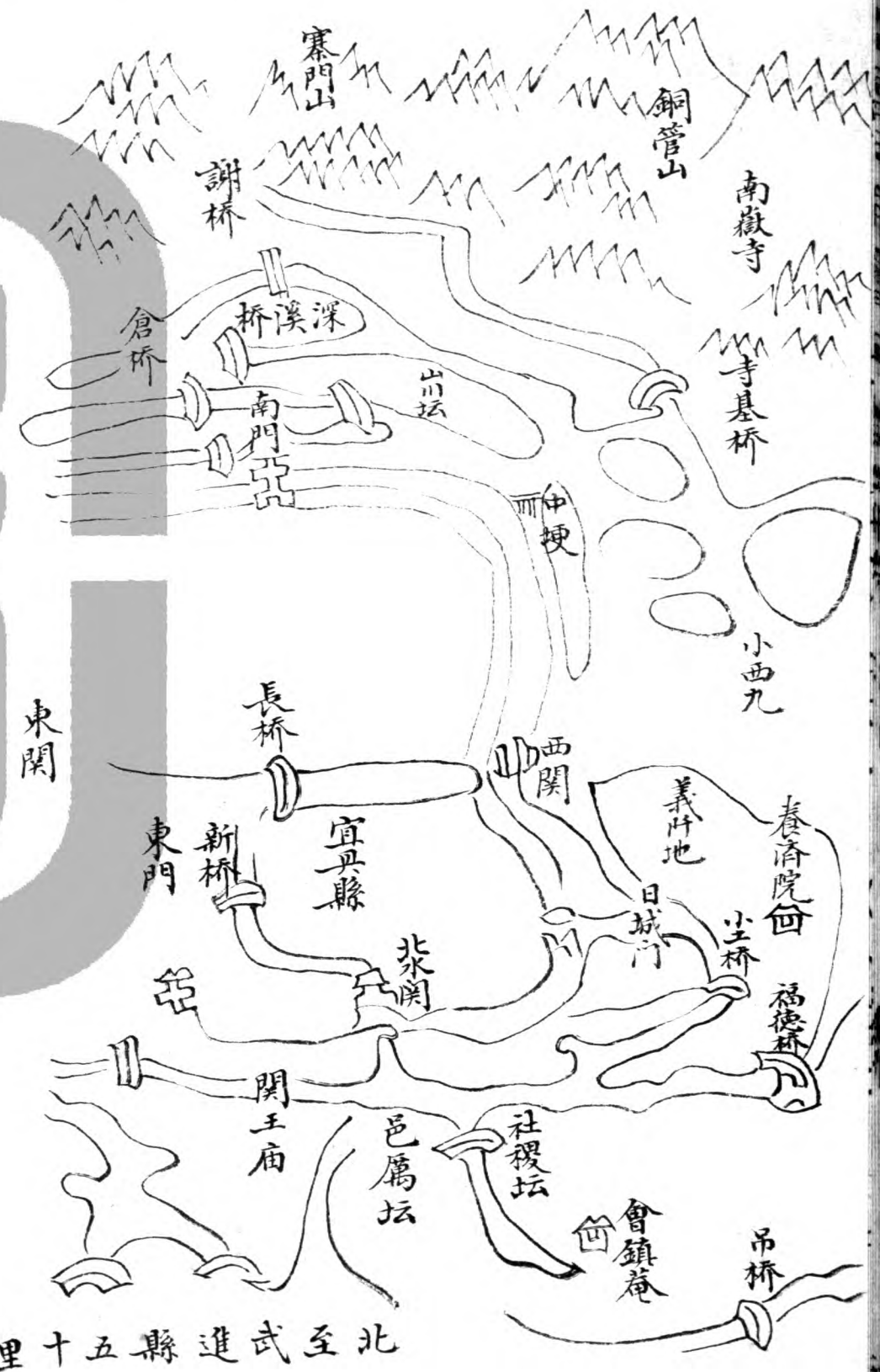
卷二十四 二十四





卷二十四 二十五

南至長興縣十九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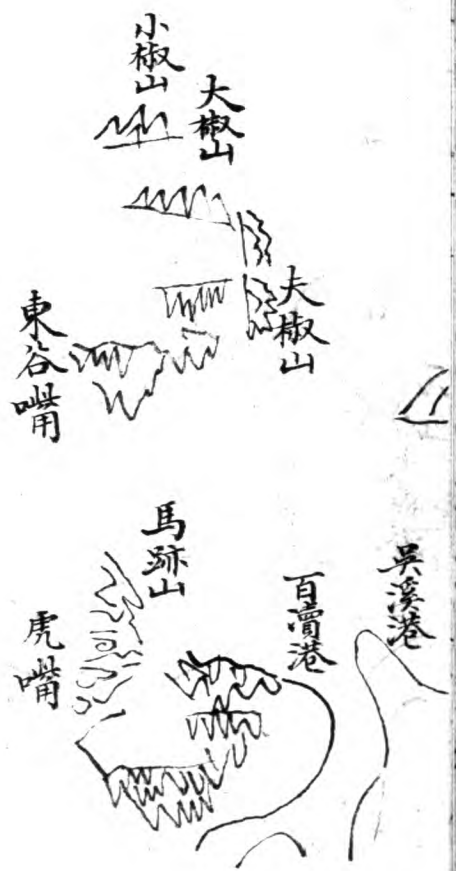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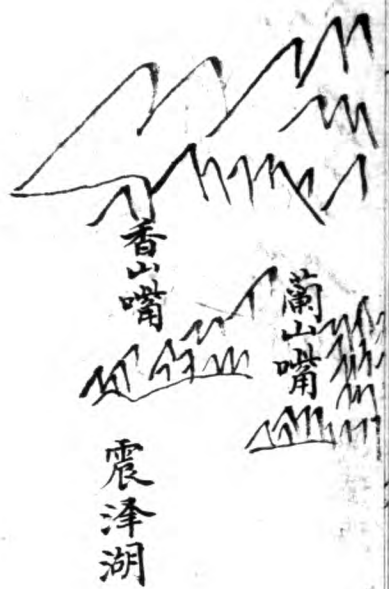
北至武進縣十五里



卷二十四

二十六





百瀆考

百瀆在縣東南五十七里為上瀆在縣東北五十里為下瀆旧以荆溪居教郡下流遂于震澤西沿疏為百瀆以分其勢雖總謂百瀆而有上下之別又開橫塘袤四十里以貫之頻湖畝畝皆通焉方輿勝覽云橫塘直

南北以經之百瀆列東西以緯之疏分溪流以下震澤宋治平中令棲閱嘗浚四十二瀆餘多堙廢單錡水利書云自蕪湖溧陽五堰達吳江猶人之一身五堰為首荆溪為咽百瀆為心震澤為腹蓋為脈絡相貫也旧志載載瀆名七十有二率在本邑然晉陵新塘鄉雅埠村寔號百瀆口亦有隸其間者獨闕不書今亦詳疏于後

陳莊瀆

北津瀆

中津瀆

南津瀆

吳瀆

五千瀆

伍賢瀆

牛路瀆

馬巷瀆

歐瀆

褚店瀆

龔師瀆

李莊瀆

新曹瀆

彭瀆

許墓瀆

俞家瀆

寺莊瀆

高莊瀆

毛瀆

吳溪瀆

臺莊瀆

趙莊瀆

北朱瀆

江南

趙瀆

後師瀆

梁新瀆

南朱瀆

王塔瀆

師瀆

湯師瀆

許家瀆

高汪瀆

李家瀆

徐瀆

符瀆

葛瀆

墓瀆

黃瀆

前黃干瀆

鴨含瀆

官瀆

朱瀆

白瀆

礮瀆

新瀆

大浦瀆

厯瀆

菱瀆

社瀆

廟瀆

蛇瀆

馬家瀆

鄭瀆

握瀆

盛瀆

湯瀆

土瀆

西市瀆

魏瀆

凌瀆

呂瀆

塢瀆

虞瀆

何談瀆

岸瀆

蔡瀆

湏瀆

蔣瀆

後黃干瀆

定跨瀆

河瀆

竹門瀆

已上七十三瀆屬本縣

永昌瀆

苦文瀆

前塘瀆

新塘瀆

陳埭瀆

堵墟瀆

楊巷瀆

甌草瀆

大墟瀆

長令瀆

沙塘瀆

古龍瀆

了白瀆

莊墅瀆

陰陽瀆

無口瀆

市橋瀆

梅塘瀆

烏瀆

山瀆

蠡瀆

胡瀆

蘆瀆

草瀆

杭瀆

雙瀆

周瀆

東港瀆

西港瀆

華塘河瀆

黃瀆

已上二十六瀆屬武進縣

與荆溪接

東港瀆在縣東北十五里西通運河東入橫塘

西港瀆在縣北十五里通港瀆入運河

華塘河瀆在縣東北二十五里

黃瀆在縣北四十五里

樓公瀆在縣北五十里宋熙寧間令樓閱所開故名
湫瀆在縣西北二十七里北入洮湖 已上七瀆俱
見郡志

今考鄉都所隸有在百瀆數外亦名瀆者并附于後

蒙瀆

孤瀆

公瀆

繆瀆

魚瀆

良心瀆

早瀆

祖瀆

李瀆

稍瀆

禮瀆

上角瀆

馬瀆

省瀆

卞瀆

鍾瀆

渙瀆

妙干瀆

韓瀆

上百瀆

宜興縣志

國初民田每畝起科五升止帶七耗以備此其經制也

其官田則抄沒入官科則各異此其變制也若宜興武

進則又以伐吳兵餉不給預借一年併徵一斗七合此

其權制也是時無錫尚為張士誠所批江陰雖已歸附以當兵衝免借及吳平定賦

無錫江陰俱照舊額惟武進宜興守臣不敢申明預借

情由只擬併徵為額畝科一斗七合此則因權而遂失

其經也及宣德間巡撫周忱以皇都北徙糧運艱苦

建議官民田並令加耗其田則重者耗少田則輕者耗

多官田額重坐派每派每金花銀一兩折米四石併徵

糧多坐派每官布一疋折米一石諸凡上供下用一切取給餘米賦外更無科斂此又善處權變而默寓反

經之意也至嘉靖戊子知縣丁謹具減賦奏

仰蒙 臣 聖 丁 謹 等 謹 奏 為 闕 開 荒 田 以 給 貧 民 事 臣 謹

任 以 來 夙 與 戰 兢 圖 惟 補 報 切 見 本 府 屬 三 武 進 無 錫

江 陰 宜 興 前 代 稅 糧 額 設 每 畝 寔 徵 五 升 三 合 五 勺 至

正 丁 所 武 進 興 天 命 征 勤 苦 征 十 年 大 軍 附 近 蘇 州 尚

為 叛 賊 所 據 興 命 征 勤 苦 征 十 年 大 軍 附 近 蘇 州 尚

未 五 年 權 併 武 進 興 命 征 勤 苦 征 十 年 大 軍 附 近 蘇 州 尚

合 五 年 權 併 武 進 興 命 征 勤 苦 征 十 年 大 軍 附 近 蘇 州 尚

元 年 武 進 興 命 征 勤 苦 征 十 年 大 軍 附 近 蘇 州 尚

額 武 進 興 命 征 勤 苦 征 十 年 大 軍 附 近 蘇 州 尚

分 武 進 興 命 征 勤 苦 征 十 年 大 軍 附 近 蘇 州 尚

金 武 進 興 命 征 勤 苦 征 十 年 大 軍 附 近 蘇 州 尚

折 武 進 興 命 征 勤 苦 征 十 年 大 軍 附 近 蘇 州 尚

八 武 進 興 命 征 勤 苦 征 十 年 大 軍 附 近 蘇 州 尚

斗 武 進 興 命 征 勤 苦 征 十 年 大 軍 附 近 蘇 州 尚

米 武 進 興 命 征 勤 苦 征 十 年 大 軍 附 近 蘇 州 尚

省 武 進 興 命 征 勤 苦 征 十 年 大 軍 附 近 蘇 州 尚

出 武 進 興 命 征 勤 苦 征 十 年 大 軍 附 近 蘇 州 尚

之 武 進 興 命 征 勤 苦 征 十 年 大 軍 附 近 蘇 州 尚

數 武 進 興 命 征 勤 苦 征 十 年 大 軍 附 近 蘇 州 尚

反 武 進 興 命 征 勤 苦 征 十 年 大 軍 附 近 蘇 州 尚

包 武 進 興 命 征 勤 苦 征 十 年 大 軍 附 近 蘇 州 尚

別 武 進 興 命 征 勤 苦 征 十 年 大 軍 附 近 蘇 州 尚

用 武 進 興 命 征 勤 苦 征 十 年 大 軍 附 近 蘇 州 尚

官 武 進 興 命 征 勤 苦 征 十 年 大 軍 附 近 蘇 州 尚

布 武 進 興 命 征 勤 苦 征 十 年 大 軍 附 近 蘇 州 尚

八 武 進 興 命 征 勤 苦 征 十 年 大 軍 附 近 蘇 州 尚

萬 武 進 興 命 征 勤 苦 征 十 年 大 軍 附 近 蘇 州 尚

正 武 進 興 命 征 勤 苦 征 十 年 大 軍 附 近 蘇 州 尚

亦 武 進 興 命 征 勤 苦 征 十 年 大 軍 附 近 蘇 州 尚

為 武 進 興 命 征 勤 苦 征 十 年 大 軍 附 近 蘇 州 尚

折 武 進 興 命 征 勤 苦 征 十 年 大 軍 附 近 蘇 州 尚

江 武 進 興 命 征 勤 苦 征 十 年 大 軍 附 近 蘇 州 尚

嘉 武 進 興 命 征 勤 苦 征 十 年 大 軍 附 近 蘇 州 尚

定 武 進 興 命 征 勤 苦 征 十 年 大 軍 附 近 蘇 州 尚

石 武 進 興 命 征 勤 苦 征 十 年 大 軍 附 近 蘇 州 尚

亦 武 進 興 命 征 勤 苦 征 十 年 大 軍 附 近 蘇 州 尚

其田者備由嘉靖七年二月十日事新日申崇
隸監察御史劉景字批年申盡心民事一日
行外俱依擬行等工完具數四造冊回報臣
任等開銀二臣隨踏勘明十白四等都民史
願告過銀二千九百九十四兩四錢六分
計給過銀二千九百九十四兩四錢六分
把米六萬六千六百六十七石九斗四升
十萬六千六百六十七石九斗四升
去處開過半荒田五萬四千六百六十七
壑不耕種外猶可開墾而無承佃者甚多
諭若有所在軍賦盡出東南復業宜墾者
切惟聖朝財賦盡出東南復業宜墾者
民血落如此力亦甚為可憂也耶幸蒙
頒民血落如此力亦甚為可憂也耶幸蒙
本民應上荒之地多成仁耕之業信于
萬民應上荒之地多成仁耕之業信于
當究誠恐開墾之田積久生紛爭之常
豪強之誠恐開墾之田積久生紛爭之常
例應積拋荒之戶見利之田積久生紛爭
日積月累荒之戶見利之田積久生紛爭
前將各處墾荒之戶見利之田積久生紛
初政之善但事下請伏乞
行繳臣遵行但事下請伏乞
將前項所執業民各開之
註名俾永執業民各開之
以強佔之罪免或三年
貴或強佔之罪免或三年
又思金本銀兩潤米或
武進者亦乞轉行巡撫
四石官布為松江嘉定
進仍將年例歲耗米比
二具重額之數如則本
輸之賦均為薄輸之賦
不勝感均為薄輸之賦
戴之勝感均為薄輸之賦

項銀由并工完數目造冊免申蒙
字批開泰申閱冊處免有方蒙
初政之善但事下請伏乞
行繳臣遵行但事下請伏乞
將前項所執業民各開之
註名俾永執業民各開之
以強佔之罪免或三年
貴或強佔之罪免或三年
又思金本銀兩潤米或
武進者亦乞轉行巡撫
四石官布為松江嘉定
進仍將年例歲耗米比
二具重額之數如則本
輸之賦均為薄輸之賦
不勝感均為薄輸之賦
戴之勝感均為薄輸之賦
江陰同宜興武進反不得與無錫比委係不常然
卒難擅改但議取彼之餘包此之耗此又善体文襄之

意而權不戾經也宜民其少甦矣嘉靖丁酉知府應楨
議查前項田則弊多奏允將合縣田糧均為官民二則
本折二色此其法簡便使百姓易曉弊端潛銷而奸民
不得售其術也至甲子知縣郁言于丈量之後又搃官
民為一則矣而本折色仍之法益簡便但民田原稅一
斗八升奇今加二斗奇裒官以益民似也若蕩塘灘淦
原稅三升奇今加三升九合奇山脚地五升奇今加五
升九合奇又田地每畝虛增二釐夫蕩灘等通縣加稅
宜均糧之輕也而反益重田地通縣無糧者查出宜補
糧之寔也而反加虛豈丈量之際委托匪人不能仰体

長民者之德意而或誣上行私以致然耶尚俟留心于
民癘者一加察焉

國初每戶各給戶帖備開籍貫丁口產業於上軍匠籍
例不分戶每十年一造冊其丁口添減田產開除皆照
見額法已密矣但歲久人玩弊端漸生或有戶無人分
之弊或有人無戶詭寄或載丁不實謂已死無以為或寔
丁不載謂已成丁而受其冊其戶口之或多或寡冊俱不

足憑也為今之計務在申明稅漏之條兼依隋人貌閱
之法不論土著寄莊本與富室多有隱托他處顯宦捏
役者然他官既于其本所獲優免一以律施之見丁立
矣此處田產縱委自置豈容重免

戶盡草花詭寄之私據戶編甲勿縱目仍謂失縣閉謂失
收之計夫如是則即甲可以稽戶即戶可以驗丁一整
核之下永無虛丁空丁之弊矣錢糧何患于逋追役使
何憂於偏重耶

郡國利病書卷二十五 鎮江府志 均田法

人民之丁產事業官府必有冊土田之鱗次櫛比鄉里
必有圖按圖以稽荒熟為某人見業則田不可逋嘉靖
隱按冊以稽某家某佔田若干坐落某處則稅不可逋
嘉靖九年間大學士桂公夢嘗建議清籍該戶部看得
圖者地圖也所以圖地畝坐落之形洪武二十年覈寔
天下地土遣監生丈量畫圖編號名魚鱗圖籍者冊籍
也所以籍丁產多寡之數開人戶丁產稅糧分別旧管
新收開除寔在已為定規我朝十年攢造一次名為
黃冊前列里甲格限後二項合行各該巡撫官查驗照

施行

按凡丈量田地必如 國初之制造為魚鱗圖始可以杜絕奸弊蓋田古者田為母人為子故易改後世不為田母反以田繫戶、有升降田有轉易過割之際欺隱之弊由之而生田土者不動之物也而可以飛洒可以隱沒稅糧者隨田者也而或有田無稅或有稅無田則以惟在里書之筆端官府無可按據以知其寔也魚鱗圖者田仍為母也田有區段各有四至內開某人見業鄉有封界又有大四至內計為田若干自一畝以至萬畝自一里以至百里各以鄰界挨次而往造成一圖則

一縣之田土山鄉水縣陸鄉洲田與沿河有水利常稔之田其間道路之所占幾何皆按圖可見故周禮地訟以圖正之可見圖之與冊相須而不可無者也圖者以土統人也所以立砧基冊者以田歸戶也所以稽常稅而定科差桂公清圖清籍之請 朝雖不果行而其在武康成安二縣皆常正圖籍均里甲民皆稱便有司者師其意可也

國初承兵亂之後所在蕭條人聚者地始闢人稀者地亦荒地無主則丘墟邑無人則空城故州城不得不計戶以定里如江南華亭大縣也計八百里四川遂寧亦

大縣也纔十四里皆非其疆界之寔數也邑既計戶以定里故冊亦以田而繫戶自是相因之道在有司得其人則欺隱之弊自無縱有丈量必得其寔而浮糧自豁惟丈量一事須聰明強力耐勞而肯盡心又習知方田之法者始能究竟其事：完魚鱗圖歸戶冊縣總者收貯在庫官府掌之鄉總者收貯在鄉里者掌之皆丈量官用有印信專官以掌之縣鄉相對總撒相符前後相符不使奸人得以磨滅改易則在：之田賦常清矣田賦有定額不可加損 朝廷豈不知後來有新墾獲利者例當陞起稅而寧以與民使得以贏補乏不缺不利者

朝廷之常額足矣昔王端毅公巡撫江南時以各處臨湖邊江濱海田地東坍西漲名曰新增寔非旧額將此等錢糧不入黃冊另造白冊以補小民之包賠此意可師也

董田者欲以覈寔也覈寔者欲使小民不當虛糧 國家不失旧額也詎以增額為功當事者或誤聽人言慮其虧折乃短少其弓步侵至于道路不空留其田外之海墜是豈 朝廷覈寔之初意哉雖然膏肥磽瘠苦樂相懸覈寔調停尤須加意經賦冊一款云比見丹徒西南一望荒山田亦起糧計一千九百三十頃彼其原無

種植徒以荒草供額賦亦足悲矣丹陽金坛亦然但其山不加于丹徒故如是者少耳夫二邑荒山雖少而望水賠糧之荒田亦不為鮮姑舉金壇西北建昌圩積板荒田言之數及五千八百七十三畝六分三厘五毫地勢低窪而時水盈尺土脉沙瘦而草不及寸莽 眈域照申灘糧謂荒山以荒草供額賦而荒田以清流供額賦其害等耳但丹徒荒山逼近大河故上人目擊而悲建昌圩荒田僻處遐陬故小民向隅而泣荒內間有百之一二附田可墾成熟陞科者不與除荒額外增熟之田尚難一田兩稅荒田詎可重複科徵似此情由不容

不動上人軫念者也

馬政

按種馬凡馬一兒四騾為小羣五十疋為大羣每疋僉殷寔者一人為馬頭每騾馬一疋養之者十五丁見馬一疋養之者十丁均出草料銀七兩二錢貼與馬頭作為養馬之費但馬頭百般搜索祇充私囊馬雖枵腹不顧及馬倒死又歛馬丁銀買補指一科十民不勝苦其備用亦係馬頭類收輸官于羣之內擇有力者一人為羣長以典一歲備用上馬等項銀兩又每羣設獸醫一名其工食羣長給之

又按旧種馬儀養于民計歲科駒擇其尤者解京給散
 軍士後因道遠馬斃民苦賠償某年間 奏准免其本
 色歲納折色名曰備用每見馬一匹徵錢二兩五錢七
 分二厘騾馬一疋徵銀三兩八錢七厘二毫凡見之一
 騾之四共銀二十四兩作馬一疋解太僕寺其備用銀
 俱出於馬丁每丁二錢五分有奇然亦貧富衆寡或教
 人為一丁或教戶為一丁非人各為丁也

國初惟人丁多者養馬故有糧逐水田丁逐馬之謠
 嘉靖十六年巡撫歐陽公賦役冊開馬政二事一曰種
 馬二曰馬價三曰場租

沙田

御史按疏

戶部題覆巡歷已周等事奉 聖旨常熟江陰新漲田
 糧派給學公田夫馬工食外充餉無幾明係借題消靡
 併江陰包補老區嘉定詳抵冊糧俱未明悉着該撫按
 確查具奏其泰興沙田畫界已明即起科充餉蘇松常
 三府屬先經勘定銀米自七年起登入會計作速作部
 交納

江陰縣詳 沙田一項不知起自何年查嘉靖二十九
 年縣志內載有新勘田畝係江邊浮土漲坍不常宜另
 為一則定其段落數語至海都院建議此項田畝皆屬

江心浮土倏忽滄桑不可定為正供必須另立沙田一項五年一丈所由來也至萬曆二十九年郝知縣以各院道衙門經臨居民等役編派坊里承值荅應煩苦始列款請編于沙田內支用以省編累申稱本縣每年坊里供應之費該銀八百七十兩八錢有奇今自徭編法行不容復派之民而此項苦無所出查有沿江新漲沙田一帶旧為豪民壅佔獲利甚多即稱消長不常其賦稅半不入會計奸猾乘此影射規避有司难于查比今查寔在陞科沙田除已編入會計外其餘未入會計申報院道支用與未申報本縣支用者二項本折色合之

每歲可得銀六百二十四兩三錢有奇合無即將此項徵抵前費尚少銀二百四十六兩五錢有奇仍于二十七等年已徵在庫沙田銀內支湊蒙院道准如議行勒石垂示後因新設學院兵道海防廳移駐江陰一切舖設新增各役額無正派查有續漲沙田加至二千五十一兩七錢七錢七分九厘今奉 明旨盡裁充餉但各役原食沙糧難令枵腹供事若欲加入徭編勢必難行合無止照崇禎四年奉文查汰各役工食併餘米銀共四百一十四兩五錢零登入會計其餘仍抵各役工食則惠此江民曷其極矣

常熟縣詳富龍沙原報陞科米二百一十八石有零折銀一百九兩三錢三分四厘崇禎元年奉各院批發蘇州府學為養士之需至崇禎六年六月二十五日烈風驟雨前田隨潮坍沒查天啟七年原田一十七頃三十五畝有零今僅存六頃七十二畝原草一十七頃灘今僅存一十二頃原水灘二十頃今僅存七頃先經該沙田戶自陳赴告蒙學院甘御史批仰理刑周推官轉行本學教授朱萬壽親詣富龍沙踏勘減徵銀七十二兩九錢廳卷可據委無別項欺隱嘉定縣詳本縣沙田蒙前院饒御史具題奉旨清查

已經前任知縣躬親丈勘勉將沿海一帶五七等稻田方原額田蕩共該三千七百一十七畝零上如二斗原則酌加五升不等共陞米一百五十石二斗又吳淞江漲盈沙田蕩田三十八畝七分七厘不等科糧九石一斗七升零具詳兩院會疏自七年為始入會計解部充餉無容別議止因部覆有詳抵灘糧外一語疑似致煩明旨覆查不知所加之數原在于斗則沙田上酌量加科非以無糧之田詳抵灘糧而以其餘者報部也崇禎十年七月初六日奉聖旨該部知道

四府荒田洲田勲田僧田

吏科陳啟新獨違時尚直布癡忠泣陳天下大病根仰
壑 聖明大振作力復 祖制以破羣迷急解民危以
平諸亂疏奉 聖旨奏內各款爾部覆酌可行的着各
該撫按及屯鹽御史一查核造冊奏報不許濛混玩延
亦不得縱役滋擾仍將屯書全本頒發酌量長便有部
疏未盡的另議奏奪該部還立限其分路差官及借母
錢等事宜俟清查有緒再議

巡按御史路振飛回奏蘓屬寸壤皆賦並無官名色即
長吳兩縣間有之然亦肇自國初相沿管業已久誠不
宜取贖以滋紛擾至荒田一項中田土皆係海濱湖湖

澣其間坍漲靡常寧無微溢然其賦之出則因肥瘠之
為高下不能比而同之即如遼餉初具該三萬二千五
百三十五兩八錢三分部中原照萬曆六年會計錄計
畝而派乃在該府則惟遵奉部坐派銀額將合屬田地
蕩高低派徵共足應解之數而止嗣後一加再加三加
悉依此法通融酌派是以上不虧于餉額下不苦于荒
區原非膠于一轍槩派一分二厘亦非敢于徵多解少
纖毫侵沒那移于其間也至于地畝較溢而糧數如常
又因坍者皆久沿重則之田土漲者祇新陞升合之蕩
淮此之曰頃曰什僅抵彼之曰什曰畝故每歲所陞總

亦無幾得補苴縣積坵荒糧苟不失部派原額為幸
已耳內惟吳縣稍餘一斗七升七勺又已詳抵 欽
墳糧別無可供搜括其洲田一項襟湖帶海地薄土荒
洲渚湖濱易坵難漲間有陞糧隨即詳抵坵課項自崇
禎二年奏文清查原無餘稅可徵今惟常嘉二縣新漲
洲田亦經丈勘起科造入邇年會計別無隱漏牧馬草
場原無建設僧田惟龍具寺有欽賜坐落長洲嘉定二
縣國初以來歲輸租糧解寺項自崇禎二年奉文照依
可復起科已將加科銀兩造入會計款下解部充餉無
可復議勲田惟長洲縣有西寧侯祿糧田一項計歲米

一千一百石先年欽賜已久非干私種 松江土狹民
稠寸壤皆登賦籍荒田一畝自洪武年間已有定額歷
弘治十五年而一減萬曆六年而又一減迄今寔在四
萬二千四百七十七頃三畝三分八厘五毫 會典志
書具載及積年會計冊可考並無積荒可以開墾至于
洲田寔無新漲間有河灘成熟蕩田俱已陞入會計歲
輸糧稅別無隱漏其牧馬草場僧田勲田俱無 常州
府並無官田荒田洲田 鎮江府無官田荒田其洲田
惟徒陽二縣所有新漲沙洲預先告佃五年一次例受
芦政親臨丈勘以抵坵沒每有虧額不敷委無隱匿至

牧馬草場每年輸納草場租銀載入考成俱係全完解部僧田徒陽壇三縣有 欽賜金焦甘露鶴林萬壽崇禧等寺納糧不當差田土係歷來列入全書冊內每年會計可稽勲田府屬三邑有徐李趙等府莊田遵奉 欽賜例應納糧不當差並無投畎 皇莊田地惟徒陽二縣籽粒洲每五年一次戶政分司親臨丈勘遇漲陞科輸納籽粒遇坍除豁並無隱混

崇禎十年七月初六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唐順之丹徒縣洲田碑記

古者與天下為公而泉布其利然山川林麓天地之產金石鉛錫雀蒲菹蜃鳥獸翎草之瑣細莫不為之厲禁而名山大澤雖封諸侯不以及者非自封植也惧夫利孔不窒而爭訟繁則自以其利人者為人害者也其慮可謂深矣丹徒環江為邑沿江上下多有蘆洲其為利甚鉅而新故之洲時沒時長故不入版籍而人據以為私每一洲出則大豪宿猾人人睥睨其間畢智殫賄百計求請或連勢人以搖官府必得乃已及不可得則仇其得者而相與為私聞甚者搆亡命挺矛稍陰賊公闕

于叢葦浪之間相殺或數十人官司逮捕輒反覆解脫
獄案滿筐篋積十數年來不可詰絕故洲之爭未已而
新洲之爭又起於是丹徒之視芦洲如懸疣枝指之著体非
特其懸與之而已且痛連于骨体而怵于心畜為瘡蠱
不治日深而丹徒縮水陸之口厨傳日費數千金謂之
班支郡邑公私筵燕諸所狼籍歲費且數千金謂之坊
支閭里騷然苦焉不可以已也莆田林侯既蒞郡日夜
問民所利病除所不便深知班坊苦民而未有以處也
適會有洲田之訟于是慨然諭于眾曰吾欲祛兩害以
興兩利可乎且夫古者山澤之利其權一歸于上而今

擅于下古有遺人掌客道路委積宿旅廩餼之奉其費
一出出于官而今役乎民權宜歸于上者而擅于下則孔
斂重斂重啟奸而人以歿費宜出于官者而役乎民則
斂重斂重者積蠹而人以貧今若一切反此二敝使擅
乎下者歸于上役乎民者出之于官塞其漏孔而蠲其
重斂因天地之贏以濟人事之乏收豪民之腴以代貧
人之瘠是芦洲之果為茲邑利也而又何病乎眾謹然
曰侯議是侯又以丹陽水陸之衝與丹徒同而並練湖
田為豪民所擅與芦洲同思推所以處丹徒者處丹陽
也乃并二議以請于巡撫公巡撫公是之以請于巡按

公從按公是之既得請于是痛懲其豪之爭洲者與其
侵湖者而歸之官而兩邑廢寺之田附焉總洲與湖田
寺田之所入而勻其贏縮以代故時班坊之所出裁其
濫而存其不可已者於是出入之數大略相均以嘉靖
癸卯九月而計籍成如其籍而行之遂以為故事邑人
既深德侯而恐後之人不能守侯之法也而又恐豪者
惡是之病已而欲壞之也相率請于邑今茅君而鑿石
以記凡洲田與寺田之在丹徒者為畝共五千三百九
十五歲入租二千九百石有奇易金可若干兩芦薪歲
易金可百兩山薪歲易金二十六兩以代故時班坊之

所出定其額凡為金四百兩而羨凡湖田與寺田之在
丹陽者為畝共三千四百五十有奇歲入租千七百石
有奇易金可若干兩湖魚歲易金可二十兩以代故時
班坊之所出定其額凡為金四百兩而羨藏其羨以待
歲收之所不及而間出其羨以濟凶飢自癸卯九月至
乙巳五月總羨金九百八十二兩米千五百九十石有
奇其纖悉列之碑隱其區畫出入則計籍具存林侯名
華字廷份萬志古道為政一本經術余嘗為序其口義
者其惠愛在民多可書茲以記洲田也故不及

溧陽縣志

嘉靖十七年知縣呂光洵通括縣田土而丈量之裒官民之重輕各為一則其法令民自重畫圖造冊里長類摠送縣查算謂之手寔冊官產麥米正耗均灘田每畝科米一斗六升三合地每畝科米一斗山塘澗溝每畝科米一斗五合民產勸米馬草鹽鈔里甲物料雜辦均攤田每畝科米四升地每畝科米一升五合山塘澗澗每畝科米三合右均攤之政舉經量之法行那移之弊絕而賄賂之患抒矣一舉而四善備焉誠呂父母無窮之澤也惜乎內名之速奸民遂上下其

手虧額平米八十餘石

嘉靖二十年知縣沈鍊欲行覆量圖書經界已有可觀以調任去志弗克就識者恨之然其法頗善今存其槩其法先畫一邑之土為東西南北四域而定之域各擬其形似而為之圖禮選邑之大老四人謂之區老各授一圖令其遍行區中或十里或數十里為一坂而定之域亦為一坂之圖復規其大小形似令其摠區圖之中若魚鱗然通歸之官：收其區之圖復于區中僉報誠寔能幹若干人如 老 坵謂之坂老亦人授坂圖各一令其遍行坂中或一里或半里為一丘形圖如坂圖

選人如坂老為坵老人亦授坵圖各一令其于坵中備查田地山塘段數一一填補坵圖之中有漏滲者罰之是法也已次第行之未幾以調任去不究其終惜哉夫經量之法首之以沈之分方則經界正矣繼之以呂之手寔則井地均矣雖有神奸大惡莫能隱漏豈非經量之大成已乎

隆慶三年知縣邵學柱量田適當隆冬之時低窪田水深至數尺只因催督甚嚴敢役人不及沿坵丈步止將草繩繞塍圍轉便將丈尺計之以見畝數殊未的確且將官弓改小每畝田多丈一分以通縣計之則百姓之

田畝先以透十萬矣揣度其意無過恐有虧欠即此可
以補數豈知作弊者田連阡陌而無升斗之糧奉公守
法者反將小弓以割本分之業此謂投赤子以啖貪狼
冒虛名以賠大患也報申巡撫朱洞見此弊駁提量田
人役將詰其非知縣親押赴院則人人慮保身家莫肯
出一言以踏危机竟成深陽之冤矣通將官民合為
一則每畝均糧八升有零刻成碑石以示永久其後紛
紛自首滲漏未報者及有被人首欺隱者則石碑已
定不敢聞諸兩院皆置之不問坐收無稅之田此其不
均者一也且深陽官民之田與別府州縣不同大明

會典開載應天府為兵王之地民田一例蠲免官田減
半徵收故宣德間巡撫周文襄派納二升止曰勸米嘉
靖間巡撫歐陽止將民分為兩則不至混一蓋以令甲
在前不敢輕動况本縣西北鄉高阜多民田所入差薄
故其稅輕東南肥饒多官田所入頗厚故其稅重合官
民為一則將不利西北之民乃以開墾餘田加增之以
厚其意或以二畝折一畝或以三畝折一畝又將荒田
銀盡數派與每石米折銀二錢五分夫東南鄉民每畝
納米八升况先以小弓預割一分則九分之田納米八
升矣西北鄉民二畝折一畝者每畝納米四升耳三畝

折一畝者每畝納米二升七合耳兼以荒白計之則四升者每畝納銀一分耳二升七合者每畝納銀六厘五毫耳東南鄉既不折田又無荒白銀則每畝寔納米八升准銀四分雖其所入有厚薄豈如此大相懸絕耶此其不均者二也况東南之民亦有田落西北鄉只以東南論不復問其田之在西北是以薄田而承重稅矣西北之居民亦有田落東南鄉今只以西北論不復問其田之在東南是以肥田而承輕稅此其不均者三也雖然言之無及矣姑志此以見深陽田賦之始末云耳

通縣種馬八百五十疋舊俱養於民歲責其駒解

京因道遠馬斃民苦賠償某年間奏准免其本色歲

納折色名曰備用每見馬一匹徵銀二兩五錢七分二

厘騾馬徵銀三兩八錢七厘二毫凡見之一騾之四共

銀一十八兩作馬一匹通縣共銀三千六百兩解太僕

寺其備用銀多出於馬丁每丁二錢五分有奇然亦貧

富衆寡或數人丁多者為一丁或數戶為一丁非人各

為丁也國初惟人丁多者養馬有糧逐水田逐馬之議

至于嘉靖二十一年知縣姜博始議民糧每石出銀二

分六厘減丁之數而裒足之近因邊方多事兵馬驟急

至一歲而預徵二年之入又加之大工進銀咸取給于
備用則馬一匹增其三分之一矣

卷終

郡國利病書卷二十六 夢溪筆談

淮南漕渠築埭以畜水不知于何時舊傳名伯埭謝公
所為按李翱來南錄唐時猶是流水不應謝公時已作
此埭天聖中監真州排岸司右侍禁陶鑑始議為復閘
節水以省舟船過埭之勞是時工部郎中方仲荀文思
使張綸為發運使副表行之始為真州閘歲省冗卒五
百人雜費百二十五萬運舟舊法舟載米不過三百石
閘成始為四百石船其後所載浸多官船至七百石私
船受米八百餘囊二石自後北神名伯龍舟茱萸諸
埭相次廢草至今為利

淮南水利考

禹貢曰沿於江海達于淮泗注曰順流而下曰沿：江入海而入淮禹時江淮未通故沿于海至吳始開邗溝隋人廣之江淮舟楫始通也丘文莊公云此則禹時已有海運矣愚按常鎮淮揚金陵皆有邗溝與江淮原自相通但由射陽湖屈曲多險吳開揚城下取其直爾三國時以無運而塞隋曰平陳而廣之五代時以無運而堙周以平吳而濬之元以兵阻而廢洪武永樂間以漕運而復之以後覘前則春秋時以無貢而塞吳因取齊而開之非開創于吳也以水道觀之六合儀真州白塔

河皆可達河設使禹固海運不過出狼山收料角不半日即入邦江何必犯海濤收淮口而後入淮泗耶

禹貢曰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傳曰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潰決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注疏亦如此

此愚按禹之道川距海先障于上流而世只以為疏下流也

舜典曰咨禹汝平水土愚按水至平也惟土有高下水從下而汜焉不能赴于海耳禹陂下而穿高所以奏平成之績也

史記以沿江海之沿作均師古曰均平也宋史用水工準法又曰度江淮使平又曰楚州平河之法

蓋古人平水用于天下而淮揚漕渠為尤切要云統而

淮揚之地西高而東下分而言之揚之地高于海江淮海濱之地高于河湖平江之法以是為則

益稷曰禹曰予決九州距四海濬畝澮澮距川注云先決

九州之水使各通于海次濬畝澮澮之水使各通于川也

宋人分河則濬川距畝澮矣史氏謂其竭天下之力以

治河而無益我朝為堰埭距川以入海正以防其距畝

澮而傷漕農也禹九州原有川禹但決其壅耳非宋人之平地穿渠也

堯為伊耆氏記曰伊耆氏始為蜡有曰防者後世隄限

之始也祭法曰禹能修鯀之功惟障而已障即

防也禹貢曰九澤既陂亦防也防固堯之法也使鯀

之障非堯之法則試可之命不終日而禡矣寧侯九年
耶故堯之防鯀之障禹之陂所以成疏之功者益夔稷
契諸聖人論也審矣何平當以為經義治水有決河深
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賈讓亦曰隄防之作起于戰國
無稽如此曷足道也

按禹之疏多在河間鯀之障開封為多相去千里假
令開封浸而無障必俟河間之疏以入海淹以旬月
則開封之民溺死久今查隄之用以裨漕溉田者列
于後方

崔學士治河通考所載黃河北行障水之隄

自滎陽至千乘

千乘今濱州乃古千乘郡而金隄千餘
在大名府之清豐南樂二縣界內

里名曰金隄又名古隄歷代脩築以禦河患

自河內北至黎陽

今大名府
府瀋縣為石隄

自汲縣築堤東接胙城滑縣西接新鄉獲嘉東南接延

津名曰護河隄亦曰漢隄

宋史河渠志所載禹時黃河障水之隄

伯禹古隄在大伾今濬縣南足

維掌科奏築今黃河南行障水之隄有關於漕河
者列於後方

黃河南岸旧堤自開封府境至蘭陽縣趙皮寨止趙皮

寨東經丁家道口至茶城凡五百里盡未有隄相應築接旧堤以絕南射蕭礪虞城之路

黃河北岸古長隄起自修武縣西界東至沛縣窑子頭止自窑子頭至茶城七十里無堤相應築接古長堤以遏北犯豐沛之衝

自河南至山東之曹單俱有長堤以禦河患

右據中土之障河必用隄則淮南之必用高加堰西長堤以禦河淮也不待言矣知中土之溉田徐濟之護漕河必用隄堰陂礪則知淮揚之必用之以漕以溉也不待言矣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則防與又曰夫防止水之所由來也又曰以舊防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水則由孔子之言而觀之則水之不可無防也尚矣孟子曰禹抑洪水夫抑裁也止也固孔門之法也

禹有疏有防平當賈讓不疏不防漢武防而不疏宋

人防自防疏自疏惟漢王景有塢流法

塢當作堰周禮作偃一作

區築隄千里商度地勢鑿山阜破底磧直截溝澗防

遏衝要疏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廻注無復

潰漏之患所以東漢及唐無大水災我朝陳平江

之治淮揚運河不止法景又兼漢陳登晉謝安唐李

吉甫宋柳廷俊諸人之法續禹功也

禹至今地名更而山川不易讀禹貢者但批不易之山川而求之可也禹貢九河在兗入海在兗文互脩也漢王橫求九河于冀而不得遂以為皆淪于海夫淪海者必瀕海九河不瀕海何以淪焉使皆淪則河從淪入海而中原無水患矣猶有患則橫之言不然矣今據九河之道而言之其三在濟南曰禹津者漢志禹縣自漢河經禹城平原由德平東入于海鈞盤者漢之縣也與獻縣隣由德州入海馬頰者與東光縣隣自濟陽合商河以入海此三河各一枝非黃河

河之所分也其六在河間曰太史者在南皮縣北簡灤在南皮縣南徒駭在德州青池縣扶蘇在景州東光縣覆釜在慶雲縣此五河亦各一縣與黃河為六同入於海噫濟南河間之地在而淪海之說行何哉禹貢導淮會于泗沂入于海泗沂會處今清口也水經淮水至于廣陵淮浦縣入于淮浦亦清口也若以泗沂在山東廣陵在揚州豈不誤哉大抵禹貢所指入海之路皆寬則大任碣石亦必如泗沂淮浦之遠九河入海二口在濟南一口在河間三口同是逆河潮汐至推河倒流退則河推潮汐而出彼此相迎

九河多湮禹始通之入於逆河江淮與海亦相迎不
 逆江逆淮者非禹導也余所言非文字間如余所言
 則河淮之道明而水治如旧云則其道迷而水不
 治

左傳哀公九年吳城邗溝水經曰淮陰縣有邗江東北
 射陽西北至末口旧志云邗江在清河治東一十里
 龜山鎮後入淮所謂末口也齊書謂之官瀆一統志云
 隋大業間開邗江自淮陰山陽至于揚子江謂之官河
 唐宋以來利于轉輸我朝侍郎王恕作漕運志始專
 以運河名之宋殷蟠等議因舟渡北神堰外至末口有山

陽灣之險乃開裏河由淮陰至末口通鑑注云北神堰
 在楚州城五里吳夫差于此立堰者蓋淮水底低海水
 底高恐其泄也舟行渡堰入淮今新城洪武初北辰坊

北辰史亦有北辰亦有北閘亦為末口其堰則今五埧西長堤皆

因夫差之意而置者南北對境圖曰淮陰縣北距淮五

在此宋志云淮陰縣在磨盤巷今清江浦也殷蟠所
之淮陰也運河由此出以末口吳開邗溝為取齊也
北為齊地故由此不能通淮且非取齊之道也

漢宣帝節地元年廣陵王相勝之奏奪田射陂葑田予
 貧民按志射陂即射陽也陂塘也葑茭葦也塘田可耕
 茭葦可爨山陽之利也凡山陽之水西流者由阜陵湖

入淮湖水盛則由青州高良二澗循三汊河入洪澤白
 馬諸湖中間管家湖運河由菊花溝十字亭溝灌溝辛
 店溝平河溪涇河故城河壽州入射陽湖射陽湖自南而北
 折而東之而北又折而西為淮西而南之而復北北而
 東嘉定志如此 屈曲回旋凡濱河之馬邏港太倉浦等數十
 水水名具嘉 四面奔趨皆會于射陽湖由故晉口至喻
 口廟灣口入于海者常也水極大亦由石碓以入海者
 不常也其建義港蘆溝浦則向北以入淮益城之東其
 水由海浦伍佑新吳東入于海不與內水通西南之水
 若小海大縱湖馬鞍湖魚鰲湖得湖塘及官河益河芦溝

河界河東界河汊河東塘河西塘河旧運河新運河與
 新楊浦侍其汊其水皆西入射陽湖至縣東北 里

口入于海石碓口北距廟灣口廟灣口地高石碓
 諸水不能至石碓口地高射陽湖水小亦不能至其間
 岡門塘橋新河廟洋麻港諸小渠開通亦可以助之流

官河運河皆運益河也今淤沮水不至石碓界河
 者與吳化分界之河也興化之水其半由益城界輸于
 石碓其半由高郵入益若高益之水道不通則吳化浸
 射陽湖之利害在寶應者與山陽頗同以南無恙故畧
 之又漢書按志云射陽者射水之陽縣治在郡城西若

今之高加堰西長隄清河塘皆陂也陂成故可溉可漕
 若射湖則不可坡縱有陂而上流之隄堰壞陂亦無益
 故陂于山陽為用最急今山陽之民不講陂而日惟市
 井刀錐之競無百年之家愚不知其說及觀韓信傳云
 信不能為商賈又不能推擇為吏則山陽之民貧由不
 為農太史公已灼知之矣

獻帝建安四年下邳陳登為廣陵太守治山陽築塘為
 田民享其利號曰陳公塘按史登有威名才兼文武其
 所築豈止于真州凡淮揚之塘堰必皆其遺惠也淮安

云宋楚州司戶參軍李孟傳加筆境內積墓修復陳
 八塘有灌溉之利則楚州境內亦有陳公塘矣宋紹興

九年錢仲之所修陳公塘李考之西勢西高而東下壽
 孟塘為之記則在真州者也

在兩淮揚在東水直瀉去何利之有公之為塘自壽而
 東不止一重水有畜洩高卑皆得其利三國兵爭空江
 淮之地而不居晉興始經營揚州之田魏復擾而取之
 晉租逖荀羨謝玄圖取中原俱屯淮陰謝安敗揚州興
 名伯埭以屯以漕隋之平陳乃開山陽瀆以備巡幸而
 隄以御名唐因于隋李吉甫益脩塘以通運今運李承
 築堰于山陽專以溉田捍海今山陽東有長
 豐堰以捍海潮周之有事
 江南亦開老灌河而南唐方為白水營田阻于多議宋
 取南唐寔用其築畜洩之利較昔為詳我朝漕艘益

君國利病書 卷二十一
箕軍屯民田咸有資于水利大抵隄堰塘埧閘洞汪函之置悉委之平江而平江集古人之大成也

白水塘在今山陽寶應盱眙之界魏鄧艾築此灌田儲粟晉亦於屯田以為中原之固

魏與吳戰不克而還帝到精湖水稍退留船付蔣濟而先馳去濟鑿地為四五道就船今聚豫作土豚遏斷湖水引船一時遏入淮中乃得還帝至洛陽謂濟曰吾前決謂分半燒船于山陽湖中矣愚按土豚一作土塍一作土地注云以草裹土築城及填水也若今之為埽隄遏湖水今聚以通船也分半燒船謂不得全舡入

淮將燒其半也宋白曰山陽本射陽地晉義熙置郡及縣因境內有地名山陽因以為名戴延之西征記曰山陽津名在郡城之西即山陽湖也又名津湖蓋魏時船行于郡城之西其時水淺故濟於湖中為土豚聚水以行舟雖一時之法而後人堰湖以通運舟殆其意也

運道逢寶應湖而北穿河行舟過白馬湖自白馬湖而北穿河行舟至淮城之西南泛津湖抵板閘穿河

北穿河行舟至淮

史志皆用古地名讀者一時難致今直以今地名言之令人易知耳

古地名前後各條具有矣

緣津湖多風險宋人於湖中心築土

至天順間易以石名曰新路舟行舟泊安穩如堂與

覺其為湖而直謂之運河矣其隄閘有數閘平時不
 水入湖涸時則引湖入河蓋自揚至淮皆資湖以濟
 運而清口以南數十里最忌河淮帶泥沙以入故為
 五閘以防之猶有淺淤穿洶不免但運河乃國家大
 計而獨役山陽之夫所謂行夫者日点月調不勝其
 苦倡為由閘之說放河淮以入內以苟一日之安久
 之水去沙停河底反高於平地益費挑濬之力而自
 苦也大抵運河惟淺淤為患魏之土豚宋之車馱近
 時之牛牽車馱詳後牛以牛挽舟也蓋水涸人疲而
湖乃運舟日行尺寸考之洪武永樂天順屢浚皆調
 已

江南之夫正德嘉靖以來皆調山東河南江北夫每
 大濬一次輒通利數十年今久不大濬自清口至寶
 應數有淺閘迄今不濬將恐寘滅宜用漢人之法不
 必多調各處不必獨累山陽惟募遠近貧民為夫而
 不吝其值志謂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空居與民
 役同當衣食縣官而為之作廼兩便正此意也聞之
 故事皆科部典其議 朝命大臣或漕臣董治之今
 漕臣知而不敢言科部又未必知愚以國之利害故
 備論其事以俟云

水水經云淮陰縣有中瀆水謂之邗江亦曰韓溟溇自

江東北通射陽地理志所謂萊水也西北至末口一曰
北口晉永和中自廣陵北出武廣湖之東陸射陽湖之
西相距五里下注樊梁湖東北出博支湖射陽湖西北
出夾耶乃至山陽是時陳敏患潮多風乃穿樊梁下注
津湖徑渡十二里達北口直至夾耶與寧中復以津湖
多風又自湖之南北口緣東岸二十里穿湖入北口自
後行者不復由湖蔣濟三州論又謂淮湖行遠乃鑿馬
頰百里馬頰白馬湖也蓋徑白馬湖至山陽城西即射
陽之故城也愚按中瀆水又謂山陽浦又東入淮謂之
山陽口與邗江萊水皆今運河也晉以前由諸湖屈曲

多風險至陳敏始為直達謝安更為埭其後隋皇甫唐
李吉甫宋張綸柳廷俊皆修陳謝之旧也我朝平江伯
脩之其制尤備

魏侵宋淮泗宋主以為憂何承天言凡脩匈奴不過二

科宋都建康以淮泗為邊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

親之約若今追跡衛霍大田淮泗內寔青徐發卒十萬

不足為也惟安邊固守于義為長故曹孫之伯才均力

敵江淮之間不居者各數百里何者斥堠之郊非耕牧

之地故堅壁清野保民全境俟其來以乘其弊承天之

論如此按晉及六朝大農墮乏俱屯守淮陰以備儲胥

若祖逖以布三千屯淮陰起冶鑄兵食足而后能遂其
 誓清中原之志謝元屯淮陰次屯邳徐兵食足而後能
 捷淝水以入洛陽其自中原取江南者若晉之平吳亦
 屯田江北以為兵寔之資今淮之細民惟市井是食語
 及田夫則請讓不屑萬一南北斷絕倉廩空虛民何以
 為食官何以為守耶我朝漕府倉司並設于淮寔寓
 軍政而塘堰埧埝諸水利尤兼屯法士君子幸注意焉
 晉之末年人依珠玉統緒以死求一飽而不得此江淮
 之共苦也元之末年求蛙蚌螺蛤以救飢而亦絕此淮
 城之獨苦也今淮人趨市井習力錐以
 為世業而不為農豈知晉元人之至哉
 齊書云官瀆在山陽西一名直瀆按齊書曰瀆曰澗皆

今運河也

北齊穀貴尚書左丞蘇珍芝議修石鰲等也自是淮南
 軍防食足少止轉輸之勞杜預曰鄧艾于此作白水塘
 北接洪澤屯田一萬三千頃按白水即石鰲也

一統志云古邗溝多迂曲隋大業間發淮南兵夫十餘
 萬開邗溝自山陽淮陰至于揚子江三百餘里水面澗
 四十步而後行幸焉此後世運道直達之始也

隋煬帝至破釜澗適駕至西雨乃易名洪澤澗齊書云
 洪澤澗在淮陰鎮東淮陰鎮今清江浦也齊書云曰割
 直瀆洪澤以東淮陰鎮下流雜一百戶置淮安縣屬山

陽郡宋洪澤縣因此兩名或者誤以洪澤鎮為洪澤閘蓋鎮在清河南岸九十里近盱眙界非隋澗宋縣之所在也盱眙志亦有破金澗名偶同耳且如山陽之韓王莊有二一曰城西乃韓信所生之地一在城南名偶同也射陽縣在城西乃漢縣及射陽侯國之所在射陽湖在城東名偶同也以韓莊射陽而例之洪澤名寔辨矣唐睿宗太極元年勅使魏景倩引淮水自黃土岡以通揚州黃土岡在清江浦北直河今運河也是時清河縣南地為盱眙界唐書云楚州盱眙縣有直河是也玄宗開元初青苗使杜佑為淮南節度使決雷陂以廣

灌溉斥海濱棄田為良田積至十萬

開元中刺史齊澣開伊婁河舊河在州北繞瓜州回遠六十里今為運河也

開元末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運舟沉損請浚汴水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八十里合于淮既成而水湍急舟楫艱難尋乃停廢却行旧河按地里虹不通淮陰云八十里則淮北桃源清河之界也唐堰在淮城西南九十里南店地方乃唐人所築也其堰中高旁夾以二子堰其形為一中有蕭家埭蓋埭水以灌堰西之田西疇水足而徐灌東田蓋因地勢以行

水而為之利也後堰為龍所破因在山陽盱眙寶應三縣之界故無專論之者

肅宗上元元年戶部侍郎兼河南道水陸轉運使劉晏自按行淮陰達河汴為通濟渠

代宗大曆中淮南黜陟使李承泰置常豐堰于楚州以捍海潮灌屯田瘠鹵收常十倍旧志云去城東六十里按今海潮有范公隄以障之其自庙灣口入者每東風大發三五日常遏海水入射陽湖水漲溢常至平河溪田多浸范公堤未築之前常豐堰之功豈小哉德宗貞元四年節度使杜亞自江都蜀岡之右引陂水

趨城隅以通輓漑夾陂田

呂周作泗州大水記云貞元八年六月桐柏山水大注東風駕海潮逆上衝壅淮泗開府張公邳治之自虹至維揚五百里下及邳徐逾年而城邑復常

貞元十八年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襲譽引雷陂渠又築句城塘以溉田八百頃有愛敬陂水門

憲宗元和三年節度使李吉甫于高郵築平津堰灌田千頃宋平河之法始此

穆宗長慶三年開楚州棠梨注一云長梨注在淮陰縣南九十里宋河渠志云凡泄水處直曰注橫曰浦今淮

揚間往：有涇浦云

敬宗寶曆三年鹽鈇使王播自揚州間外門古七里港引渠東注官河以便漕運

昭宗景福元年朱全忠將時漣遣兵二萬南侵至楚州

揚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敗之于壽河志云壽河在淮城

東南其水盤結如綬本為綬今作壽按今城南漕之東

有渠常涸惟雨集則流通至平河溪經射陽湖入海凡

水決水皆此路

天復二年揚行密攻朱全忠之宿州以巨艦運徐温以

為運路久不行崔葦埋塞請用小舟庶幾易達既而巨

艦不至而小舟達按此乃宿遷之小河也古曰符離河

為濰水之尾今則分黃河之漲矣嘉靖乙卯黃河水溢

邳以上多沙阻運船乃由小河口經高柵鎮睢寧縣毛

竹岡子仙桐君開河孟山高海陶海盧子三村灰骨堆

符離宋濰徐晉口曲河集瓦子集蕭縣蕭縣所南下小

浮橋入運河若黃河水大亦各分漲入桃源清河泗州

之汜河諸小渠然黃河陶渲已久底面深濶雖間有浮

沙淤澱明年水發又自通利宿桃清泗諸小渠水發時

壅可行舟水退旋即淤平非人力之可為也

嘉靖壬子邳宿淤溢余汎舟自徐而下忽隨決水東至鯉魚山舟為沙喻不可行越二十日乃駕小艇由上邳墩至下邳其險至甚幸而無恙餘舟千百皆不能出矣

隆慶四年邳州河決而淺舟皆由小河行高柵至徐官屯復入黃河北時撫院階所陳公欲令運船于此北上令予試之余挈舟半日而達亦一時之便也余在舟中望黃河在邳山之麓高過于頂數丈此所以常決常淤也誠使由此亦漕路之幸也

古二道不免黃沙之害若循禹貢沂沐之道超出茶

城則一路清流汎舟甚利比海運蓋千萬矣 南

南唐保大中楚州刺史田敬請脩白水塘屯田以寔邊

馮馮延巳以為便李德明因請大闢曠土為屯田脩復

所所在渠塘堙廢者也

白水塘在楚州寶應縣西南六十里邳艾所築也今在山陽之西南

寶應之西吏因緣侵擾大興力役奪民田甚衆民愁怨

無訴徐鉉以白唐主唐主命鉉按視之鉉籍民田悉令

還主或諧鉉擅作威福唐主怒流鉉舒州白水塘竟不

成按楚吏多擾民自昔已然屯田入邊國之大計古人

之所已行鉉以奪田還主以曠土屯田可也安得一概

阻格之乎又楚多荒田主不能耕者輒有認主既認亦不能耕然與其荒于家不若屯于國豈不聞鄧艾祖逖荀羨謝元謝安俱屯淮陰以足國而取盛于中原耶余聞周師臨江唐輸數百萬以求退師鉉兄弟曷不于此時以此物酬田主而用其人為佃戶追跡昔賢耶嗣是宋元皆修白水塘以為灌田之利敬洙之策何可非耶周世宗顯德五年上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臺不能渡欲鑿楚州西北灌水以通其道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上自往視之授以規制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數百艘皆達于江唐人皆

大驚以為神注云北神鎮在楚州城北五里吳王夫差溝通江淮于此立堰者以淮水底低溝水底高防其泄也舟行渡堰入淮今號為平水堰灌水今在楚州城西老淮河是也嘉靖志云太守應純之自管家河與老淮河接處為斗門水閘一座按其地當是故沙河俗云烏沙河也開灌水時使者言計功甚多帝臨視用功甚省此在規畫之當否而非刻削以厲民也然此處開河必其時內外水平而姑濟一時之權據平時地勢水勢此地寔不可開河也

宋志云初楚州山陽灣水尤迅急運舟多沉損之患雍

熙中轉運使劉靖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未就而受
代喬維岳繼之開河自楚州至淮陰凡六十里舟行便
之按沙河今山陽運河也

淮河西流三十里曰山陽灣水勢湍悍運舟多覆溺維
岳規度開故沙河自末口至淮陰磨盤口凡四十里又
建安北至淮滢總五堰運舟所至寔經上下其重載者
皆卸糧而過舟時壞失糧網卒緣此為奸潛有侵盜維
岳始命剏二斗門於河西第二堰二門相距踰五十步
覆以厦屋設懸閘積水俟潮平乃泄之建橫橋岸上築
土壘石以固其址自是弊盡平而運舟往來亦無滯矣

真宗天祐元年江淮發運使賈宗言諸路歲漕自真揚
入淮汴厯堰者五糧載煩于盤剝軍民罷於牽輓官私

船艦由此壞今議開揚州古河繚城南接運渠毀龍

舟新興茱萸三堰三堰當河中為堤鑿近堰漕路以均

水勢鑿漕路為減水閘蓄水濟歲省官費數十萬功利

甚厚詔屯田郎中梁楚閣門祇侯李居中按視以為當

然明年役既成而水注新河與三堰平漕船無阻公私

大便按禹按江海唐平津宋均水皆運河之法也

神宗熙寧九年劉瑾言揚州古鹽河高郵陳公塘等湖

又天長縣由馬沛塘楚州寶應縣泥港射馬港山陽縣

渡塘港龍具浦淮陰縣青州澗可具置欲各路轉運司
按覆從之

元農六年正月戊辰開龜山運河二月己未告成長五
十七里濶十五丈深一丈五尺用工二十八日新開河未必如達成當是後日

也河初發運使許元自淮陰開新河屬之洪澤凡四十九

里久而淺溢熙寧四年皮公弼請復濬治起十一月壬
寅盡開年正月丁酉而畢人便之至是發運羅極欲自

洪澤而上鑿龜山裏河以達於淮帝深然之會發運使
蔣之奇入對建言上有清汴下有洪澤而風濤之際以
百里淮中邇年溺公私之載不可勝計凡諸轉運涉湖

行江已數千里而覆敗于此良為可惜宜自龜山此下

屬洪澤鑿左肋為復河取淮為源不置堰牒可免風濤

覆溺之患左肋是濤口裏河若泗州龜山左為阜陵湖尾何可鑿乎漕河自古用湖水此言取淮批

洪澤開外言兩開內湖水自是蓋淮水雖清亦有坭滓久則淤澱費穿洶故以開隔之帝遣都水

監丞陳佑甫經言往年田棊任淮南提刑嘗言開河之

利其後淮陰至洪澤竟開新河獨洪澤以上未克具役

今既不用牒蓄水惟隨水面高下開深河底與河通流

形勢為便但功費浩大帝曰費雖大利亦溥矣佑甫曰

異時淮中歲失百七十艘若捐數年所捐之失足濟此

役帝曰捐費尚小如人命何乃調夫十萬調治既成命

之奇刻石龜山至建中靖國初之奇同知樞密院奏淮
山浸淫衝刷隄岸漸成墊缺請下發運司及時脩築自
是歲以為常

舊志云清口南岸有洪澤牌三座經元而廢永樂十
二年平江伯倣其制建新莊等五牌則宋之洪澤以
牌名非今之洪澤鎮也蓋堤以護牌乃硬堤非車盤
之軟不置牌者外有二堤平江伯于牌外有堤亦其
意也蓋堤以護牌乃硬堤非車盤之軟堤也水發時
勢傾入牌板不能暫閉一時而下已又云邗溝去清
河十里龜山鎮後入淮則宋之龜山以鎮名非泗洲

之龜山也攷之地理今洪澤鎮在阜陵湖尾阜陵湖
尾浸泗州龜山之麓至寶應淮陰俱無宋運河形迹
而人每以為言者蓋水發時平地湍流私鑿鉅艦于
此往來而南船稅科亦于此漏小人樂之豈知漕規
鹽法課額正所禁也

阜陵湖在淮城西四十里水面濶二十里長四十里
中多陵阜泉涸時深淺不一與淮河隔一岸水發時
淮常往來黃合淮城注湖三勢相合駕風而恣東衝
郡乳西踰龜山浸桃源北匯清口南刷衡陽周圍四
百里茫無際涯宋洪澤龜山果在此是舍清口安流

無故而尋險道矣古人用水以漕為國也日以溉田
為民也茲湖也不可漕不可溉唯用禹貢陂澤之法
使無潰決會河淮以距海焉爾

崇寧二年詔淮南脩遇明河自真州宣化鎮江口至泗

州淮口五年畢工一名遇明河按宋運河在于楚州淮

陰之間初未嘗由泗蓋宋泗州今清河界也

按志以前云浚真楚

運河以後云修真揚泗高郵運河則知

重和元年前發運使柳廷俊言真揚楚泗高郵運河隄

岸旧有斗門水閘等七十九座限則水勢常得其平比

多損壞詔檢計修復

宣和二年九月以真揚等州運河淺澁委發運使陳亨
伯措置

三年詔發運司使趙億以車畝水運舟限三月中三十

綱到京宦者李琮言真州及外江綱運會集要口以運

河淺澁故不能速發按南岸有泄水斗門八法江不滿

一里欲開斗門河身去江十丈築軟堤用人車畝引江

朝入河以助運水從之四月詔曰淮漕運尚矣春秋時

吳穿邗溝東北至射陽湖西北至末口漢吳王濞開邗

溝通道海陵隋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雍熙中轉

運使劉蟠以山陽灣迅急始開沙河以避險阻天禧中

發運使賈宗始開揚州古河繚城東接運河毀三堰以均水勢今運河歲淺澁當詢訪故道及今河形勢與陂塘瀦水之地講究措置悠久之利以濟不通可令發運使陳亨伯內侍譚稹條具措置以聞按運河通利以澳閘畜水啟閉有節之故承平日久權勢自由不復知有國計故朝廷屢有提舉澳閘修復斗門之詔而轉運使莫能恪守旧制由是水不歸澳運河淺澁及奉詔詢問轉運使稍得以盡職率循旧章且值時雨水遂足用于是六月臣僚言比緣淮南運河水澁踰半歲禁網舟篙工附載私物今河水增漲其今如旧未幾急玩復淺澁矣

初淮南連歲旱漕運不通揚州尤甚詔中使按視欲濬運河與江淮平今兩浙有方臘之乱内使童貫為宣撫譚稹為制置使貫欲海陸贄稹欲別開一河自盱眙出宣化朝廷下發運使相度亨伯遣其屬向子諲視之子諲曰運河高江淮數丈自江至淮凡數百里人力難濬昔唐李吉甫廢閘置塘治陂塘泄有餘防不足漕運通流發運使曾孝蘊嚴三日一啟之制復作歸水澳惜水如金比年行直達之法走茶鹽之利且應奉權倖朝夕經由或啟或閉不暇歸水又頃毀朝宗閘自洪澤至邵伯數百里不為之節故山陽上下不通欲救其弊宜于

真州太子港作一堤以復懷子河故道于瓜洲河口作一堤以復龍舟堰于海陵河口作一堤以復茱萸待賢堰使諸堰水不為瓜洲真泰三河所分于北神相近作一堤推閉滿浦閘復朝宗閘則上下無壅矣

五年四月詔東南陸路諸閘啟閉有時比聞運網及命官妄稱專承指揮抑勒非時啟閉走泄河水妨滯網運誤中都歲計宜禁止之五月詔以運河淺涸官吏互執所見州縣莫知所從其令發運使提舉等同廉訪使者叅訂經久利便列奏宋之漕規閘有啟閉蓋一定而不可移者宣和間有所互執者蓋轉運使漕規之久而花石綱使欲亂之也

高宗紹興初以金兵蹂踐猶未退師四年詔燒燬揚州灣頭港口閘泰州姜堰通州白蒲堰其餘諸堰並令守臣開決焚燬務要不通敵船又詔宣撫司毀拆真揚堰閘及真州陳公塘無令走入運河以資敵用五年詔淮南宣撫司募民間濬瓜洲至淮口運河淺澁之處

六年淮東提舉徐子寅言淮東益課全仰河流通快近運河淺澁自揚灣州頭港口至鎮西山光寺塚頭計四百八十五丈乞發卒五千開濬從之

七年二月詔令淮南漕臣自洪澤至龜淺澁之處如法

開撩

洪澤今清江浦龜山今清口南龜山鎮也宋運河在此今洪澤至泗洲龜山無河可通清江浦亦不

能通舟于洪澤

八年提舉淮南東路常平茶鹽趙伯昌言通州楚州沿海旧有捍海堰東距大海北接鹽城袤一百四十二里始自唐黠陟使李所築遮護民田屏蔽鹽灶其功甚大歷時既久頽圯不存至本朝改元范仲淹為泰州西溪監日風潮泛溢滄沒田產毀壞亭灶具請于朝調四萬餘夫修築三旬畢功遂使海瀕沮洳瀉鹵之地化為良田民得奠居至今賴之自後寢失修治纔遇風潮怒盛即有衝決之患自宣和紹興以來屢被其患阡陌洗蕩

芦舍漂流人畜喪亡不可勝數每一脩築必請朝廷大具工役然後可辦望令常平淮東茶鹽司今後捍海堰如有塌損隨時修葺務要堅完可以經久之從孝宗淳熙八年置都灌塘于淮陰縣西南瀆頭村以灌田民享其利

九年淮南漕臣錢冲之言真州之東二十里有陳公塘乃漢陳登濬源為塘用救早飢大中祥符間江淮制置發運司治于真州歲藉此塘灌注長河疏通漕運其塘周回百里東西北三面倚山為岸其南帶陳係前人築疊成隄以受啟閉廢壞既久見有古來基址可以修築

為旱乾溉田之備凡諸場蓋網糧食漕運使命往來舟
艦皆仰之以通濟其利甚溥本司自發卒貼築周回塘
岸建置斗門石礎各一所乞於楊子尉階衙內帶無主
管陳公塘六字或有損壞隨時補築庶幾久遠責有所
歸
十四年揚州守臣熊飛言揚州運河惟藉瓜洲真州兩
牌瀦泄今河水走泄緣瓜洲上中二牌久不修治獨潮
牌一座轉運提益及本州共行修整迫近江潮水勢衝
激易致損壞真州二堤亦復損漏令有司葺理上下二
牌以防走泄從之

維揚志論其畧云孟子以江淮河漢為禹功今江合
漢河合淮俱抱淮揚以入海視古形勢蓋亦雄矣邗
江半河半海居淮南運渠之首而運益河乃其大流
農沾溉焉邗江之間有湖五十四有溪澗蕩港踰百
不止漢創陂塘以資稼而輔漕渠第漕渠止仰天雨
而水無源泉泄多則淺而滯舟潦多則圻防害稼故
歷代有堰牌斗門石礎涵洞之制以為節宋廢三堰
牌無啟閉阻運舟久之朝廷方議陸輦海運陳亨伯
奏復堰牌而運舟自利則堰可輕廢而牌可妄啟也
哉瓜儀諸堤懸峙江干之上若口一決則運渠涸可

立俟故漕撫唐公龍及千戶李顯皆奏置牒于三汊河上游之地及揚之東閩亦改為牒有事則兩牒下版畜洩得宜有利無害漢人開塘晉唐引水所溉者高隴岡田而已若湖田洩支分派注未嘗浚而通也書稱禹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貢道導矣孔子稱禹盡力溝洫于農曷有間耶江湖有溉田之利頃海門縣田被坍沒者強半抚卿高公友璣奏捐今年之租而別以灘田補為世業有益之利資于海潮而潮亦溺矣已亥之歲所損毋丁踰萬而老租商賈尚不與焉汪尹有執議令築堰以捍潮又令居戶鑿池築堰

以為升高自全之計凡此數端勞費無已豈非下策然此策之外又無策焉則下策乃上策也

光宗紹熙五年淮東提舉陳損之言高郵楚州之間陂湖渺漫芟葑弭滿宜創立隄堰以為潴泄庶幾水不至於乾涸乞興築自揚州江都至楚州淮陰縣三百六十里又自高郵興化至鹽城傍開一新河以通舟舡仍存旧堤以捍風浪具化益城之界在栽柳十餘萬株數年後隄岸亦牢其木亦可備修補之用兼揚州墟鎮旧有陽關乃泰州泄水之處其關壞久亦于此創立斗門西引天長以來衆湖之水此水乃在揚州者起自揚州江

都經由高郵及楚州寶應山陽北至淮陰西達于淮又
自高郵入興化水不至界東至鹽城而極于海入海處
非後石也又泰州海陵南至泰興而徹於江共為石礎三
斗門七此運隄也乞以紹熙堰為名鏡諸堅石淮田多
沮洳因損之築堤置閘得良田數百萬頃奏聞徐直秘
閣淮東轉運判官

寧宗嘉定八年獻議於朝者謂淮陰白水塘東至浮園
莊南至褚廟岡脊大堰廢而不治今脊猶在復之則與
寶應高郵諸湖相接游波所及如衡陽阜三角村等處
皆浸淫至城形勢自張創楚州委官相度本州司法尤

焞申言白水塘周圍一百二十里地涉山陽盱眙兩縣
所堰之水通富陵河其源出自塘山在盱眙之南山蓋
因塘得名此山岡阜重疊谿澗縈紆凡四十里水自高
而下乃至劉家渡入富陵河而白水塘三堰一曰潭頭
下堰二曰河嘉中堰三曰劉家上堰下堰至中堰十二
里中堰至上堰五里其上又有螳浪塘在堰內蓋三堰
既至則白塘山間四十里內外之水不得入富陵河然
後東匯為白水塘今脩復三堰之功不宜苟簡若有決
潰則洪澤沿淮受害非輕又塘之西南二面皆因岡阜
為限東北乃是古淤平地築成塘岸脚濶者十餘丈歲

月既久岸脊低處與塘面平合先增築塘岸高一丈以
上方可瀦水旧塘有八斗門以溉塘下田亦合脩復塘
之復有三難有二利民間所佃塘內上腴之田二千餘
頃廬墓莊院皆在焉四瀦之民必怨一難也塘內水盛
隄岸難保則如黃家園一帶居民千餘家所合迁徙二
難也工役甚大為費不貲三難也塘下北西高亢民田多
荒東北亦有高田若得塘水灌溉則皆成沃壤一利也
盱眙之民如兩家渡等處可因水限隔就高保聚絕敵
入小路二利也但夏秋之間開斗門灌注則冬春水墊
必殺無以待敵二者不可得兼而盱眙保聚止得一鄉

不盡杜他岐切見此塘本在高岡水自高而下下臨衝
陽阜二十里三角村三十里果係向來邊兵經行橫趨
大儀之路可決而灌之至于楚州城去塘百里水至此
勢已減殺若敵自淮陰直趨城下凡四十里地勢高仰
又是水所不及兼作塘之後又須列寨防守以脩敵掘
堰且常巡隄岸以防衝決

九年安撫閣秘應純之申楚州形勢東南皆坦夷之地
難于設險向北一隅有地不廣而淮河限之惟向西一
帶湖蕩相連回繞甚廣四維多有畔岸而泄水處止有
數里作一斗門為減水之所則一望彌漫而敵人不可

向通設使水為盜決泥濘深遠不能渡平居無事儘可
教習舟師緩急之際又可以泊擺船隻此築既成則城
西一面必不可攻庶乎一意經理東南北三面為戢守
之計續申所築管家湖岸初來相視欲于日運河相察
淺水之處用椿幫築今泰之衆論見得水內築岸工役
難施不能經久合別開新河與運河相接取土築壘圩
岸却使舊河與湖通連益使水面深濶遂開一河于湖
岸之北築壘湖岸底濶四丈高及一丈以限湖水又自
馬家灣西至陳文莊就湖築灘岸二百七十餘丈又自
管家湖與老灌河相連接岸處平地開深方圓二十丈

置斗門水閘自此西湖之勝相灌楚城西北隱然有難
犯之勢矣按嘉定志管家湖在西門外湖中有堤：中
有仁濟橋自隄而分為南北湖減水斗門宋曰磚閘在
今南鎖埧洪武間因由城東通運而廢湖之北築岸今
新路也新河今運河也初欲因挑河出土以為岸後因
工夫故續之申平地斗門對故沙河沙河即老灌河也
水教亭在詹家墩楚城北有淮險西有湖險東南二面
往：有長岡故老云相傳為純之之水櫃南宋時以楚
州為邊防故應監丞留意如此

嘉定山陽志云凡境內之瀕於淮湖者多溝浦故晉口

而北曰楊家太倉浦田院浦省城浦邵農浦東作浦荆
口浦官渡浦顧家堡郭鈴浦蛇風浦三家浦左家浦魚
濱浦琵琶頭泔浦生海益衝浦放網浦中心浦南馬港益
林浦楊家溝乾東溝此濱于射陽湖向西者也又東北
至海口則有蚌港謝家島桃花河渡板溝避賊溝廵良
溝吉家溝丁西新溝上網頭石灰浦廟子灣此傍于射
陽之三灣者也自海口折淮而西則有天宇溝北沙浦
塗州溝白水溝侍家塢沙堰小溝子新汪東溝子魚溝
中溝子獨家溝白露港林家港故地港芦溝北官莊港
稽考峯牛家溝許家溝新羅溝小田家溝大田家溝蔣

家李家溝柴礦溝交陵溝唐溝家青蓮溝迮浦武定溝
無石浦此折淮西上而濱於淮之南者也淮北曲折勢
復東南則又有橫溝周家溝芦萌溝孫家溝高師浦小
淮子馬浦侍家上柳溝下柳浦此傍于曲折淮岸之間
而濱于淮之北者也淮河至北曲折之勢又復西南則
有柳溝子黃家溝南溝魚梁溝三家溝此又循淮之西
折而濱于淮之南者也詢之耆老曰溝浦之衆蓋為瀆
泄引灌之利其傍為良田今則或通湖水往來盈涸不
常或者與湖淮相通歲久淤塞不通濟其間頗有舟
楫之利者惟馬邏港林家港爾水小舟楫不通農賈始

病稍加濬鑿利莫大焉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以張瑄朱清並為海道轉運使
餽運多由海道淮揚運河堙廢不修至正末遂為張士
誠將史文炳所據者十有五年

國朝洪武三年知府姚斌開淮安城東北之菊花溝以
通海運是時 朝廷以淮安侯華雲龍掌淮安衛事鎮
淮安以航海侯張赫舳舻侯朱壽督海運供遠薊而已
菊花溝俗名潤河臨河有閘啟閉畜水以濟運船有餘
則泄之而東方諸鄉及諸州縣之米芻貨貨亦由此通
俗號為柴米河是時諸凡船隻由此車盤入淮旧志諸

一時稱為水陸之便者也

益城果糧于此兌運浚河夫

注河定于寶應而山陽任其役矣

九年命揚州府所屬州縣燒運磚灰包砌高郵寶應湖
隄六十餘里以捍風濤

十六年儀真縣重建清江閘惠橋腰閘南門裏潮閘以
畜洩水利便漕舟致仕兵部尚書單安仁奏建

二十三年命起蘇松淮揚丁夫修築捍海堰以後時常
修築

二十八年寶應縣老人柏叢貴建言發淮揚丁夫五萬
六千餘人開寶應直渠即月初自淮樓抵界首沿湖一

帶隄岸屢修屢圯民甚苦之操舟者亦甚不便由是就湖外直南北穿渠四十里築一丈隄長與渠同期月而成引水于內行舟自是隄無潰決之虞民亦休息而舟行稱便按湖外即湖東今其渠尚存是時不漕而且穿今漕舟甚行屢有風險而渠不復何也

永樂二年命平江伯督海運由山陽之東埧入淮時瑄為把

總官十二年于會通河運始為總兵官總督漕運鎮守淮安地方是時五府重于六部以尚書宋禮督河道蓋副之也

七年平江伯陳修築海門至盩城城隄八百餘里築高郵寶應范光白馬諸湖長堤于高郵湖內鑿渠四十里

搆梁以便牽道按北云高郵湖內渠則弘治間由侍郎所開也開揚州白塔河以通大江建置新閘潘家庄大

橋江口四閘江南運船由常州西北過江自運河至江頭入清河以省瓜洲盤埧之費其後道淤淺反泄漕水及私蓋船隻從此入江

难于防捕累修累廢不宜重開也八年平江伯陳瑄置轉搬倉于淮安江南運舡由五埧

車盤入淮後志所謂楚州泊于西倉故于倉亭者也

後因建置不常盈倉于清江浦此倉遂廢

十三年平江伯陳瑄疏开溝引舟自大江歷揚州至淮安以通漕運詢山陽耆民得宋轉運使喬維岳所開沙

河之故道引水自管家湖之馬家嘴至鴨陳口入沙河

易名清江浦就湖築堤以便牽挽倣宋洪澤閘制創新

莊福具清江移風四閘遞互啟閉或云初議欲由滁州

河多石阻涸則損舟漲則尤險于是平江伯決意復唐

宋之故道以為雖有湖險人力可為乃罷彼行此按洪

武時已由淮安之菊花溝通運永樂初又于淮

安之五堤車盤運舟何緣至今而有他議也

十四年平江伯陳瑄奏建板閘並前四閘為五閘蓋漕

河全用諸湖之水以濟運舟而五閘遞互啟閉專為避

黃淮之水以其多沙泥淤塞也

運河雖用湖水而湖水或多又於淮揚運河東岸為

減水閘減水洞限則水勢七尺以下畜以濟漕七尺

以上減入諸湖會于射陽湖以入海用水有節漕運

既便岸東西之田皆利焉其法在淮則有高家堰有

西長隄有五閘有諸堤以隔黃淮之水於外而汎舟

其間在揚則有陳公塘以收三十六水之利在山陽

寶應盱眙天長之界則有塘堰以節四縣之流湖水

苟多則自運限之減水閘洞以下於溪東至于射陽

湖又東入于海揚之海口去黃淮也遠故皆通利惟

淮之射揚數受黃沙港汭葑淤距海常緩考之旧法

新莊閘口濶二丈二尺則水之入者亦二丈二尺無

事閉之有運舟而啟舟過復閉所入之水從減水閘

洞而瀉去者摠計其口濶八九丈至于廟灣石礎之海口其濶又十倍之此一定之法永為利者若新莊開常啟而不閉則水多或堰隄潰漏則水口之來者常千百尺區：海口焉能泄之為運河之長計者復用湖之旧法而已諸湖列後

山陽縣津湖在西城白馬湖在西南智劉湖李皮湖

崔家湖在湖城以西高加堰在清江浦南凡黃淮

墩入此湖衝運渠其甚險高堪堰之北青墩至韓

信城一段當築堰者為此今主事張譽于浦南築隄

乃然必接堰乃然必接堰江都縣邵伯湖在揚城北四十里晉謝安于湖濱築

曰即樊梁湖在縣西五十里凡泉西之湖皆會焉東有

隄之東皆民田有濤患酒火湖在縣西南四高郵州

復河復堤奏請疏築屢矣新開湖在州西三十里

寶應縣珠湖在縣西白馬湖在縣西接山陽界白馬港水

塘廢水來自皆會于黃浦八淺

右湖

淮之隄堰開堤涵洞淺浦為運河而設者難以編年

今類附于此以便查閱

仁字堤洪武元年在新城東門外義字堤與仁字禮字

堤新城西北智字壩與禮字信字堤與智字相連

伯陳
瑄建

右五堤皆軟堤也紀事云永樂元年運道由江至淮
安貯于旧倉車盤過堤復裝船入河淮至陽武縣陸
運抵衛輝自衛河建京師九年開黃河故道自開封城
北魚臺縣塌場口入會通河與海運並行十年尚書
宋禮因濟寧州判官潘叔正言奏開會通河十三年
始罷海運專于會通河運是年平江伯於山陽開沙
河以達清口建五閘以出入而無車盤之艱矣

新莊閘口堤即清口也旧志云清口有洪澤閘八里
新莊閘共六座新堤二座皆湮廢永樂十年奏建建

新莊等五閘新莊之外不建閘亦宋人洪澤之外不
置閘之意我朝 朝新莊之外有倣宋人新堤制水
發時暫築閘以遏水頭水稍定即去堤用閘如常至
嘉靖八年河漕二院奏新莊閘口凡遇水漲則閉涸
則開而以為常焉

南鎮堤在郡城西南三里國初廢宋磚閘而為此又
于東岸立抽分廠于城西門外設浮橋蓋宋於湖中
通行運船我朝不復由湖恐商貨船料往由湖
而漏故設堤以遏之設廠橋防之又湖水乘時雨而
漲自西而來直衝包 家圍一帶運隄此

堤之設又以禦湖衝而防運隄也

滿浦堤旧志云在淮城西北四里宋時有閘魏勝守楚州調運兵糧由此宋河志云向子諲奏請權開滿浦閘遂為軟堤防內外之泄也河防議不欲開恐黃水灌入沙泥淤塞也

淮安堤旧志云在淮城西七里景泰二年裁其利害與滿浦堤同二堤即今方信二堤之地據河渠志河防議凡謀國者皆以為二堤與渠俱不可開而牙店脚夫必欲開之區：所得幾何而運道之漲淤軍屯民田場灶之滄沒歲損公私不啻百萬故志議之言

不可忽也

清江堤舊志云宋洪澤閘外有新堤我朝平江伯新莊閘外有新莊閘口堤成化七年秋淮河水漲入新莊閘口忽爾而退自此至清江閘內二十餘里沙淤不通舟楫遂築清江堤以蓄水運船由仁義二堤車盤又于清江浦置東西二堤以助不及漕運通志之言如此漕船志又云清江二堤在淮流南岸去廠僅里許成化七年河院漕司集議設堤于此以車運舟近年河流數派皆會注新莊閘口每將開河淤淺若因恃封閉以阻濁流使運船由二堤車盤與清河

對岸而渡不惟可以省閘避長淮之險亦可以省閘
河挑濬之費矣嘉靖年間清河二院俱奏行之

清口土山清口洪濶昔人築此以為表識又水自西
北來運舡乘東南風而至因土山之障風微水平往
來便之余數汎舟其間乃知古人精思一至于此
寶應縣槐樓三滾水石堤在縣南并水石堤俱七尺
以下畜水濟漕七尺以上減以濟農也

右堤高郵州蛤蚧堤

在州東北

右堤

清河縣新莊閘在清口南岸之內去府治西北五十

里俗云大閘又云頭閘乃河淮之第一閘也

山陽縣福興閘在府城西四十里俗云二閘清江閘
在府城三十里移風閘在府城西二十里以上二

閘并清河縣莊閘共四閘俱永樂十三年平江伯建

板閘去府治十里永樂十四年平江伯建其時以四

板閘不能節水倉卒建水閘次年乃斃以石

減水閘五座內汪河閘在府城南五十里景泰元年

知府丘陵建倉于此以充鹽城之運蓋前代通海陵

之饋路也先褚廉訪為泗寇坐困南北不通全藉此
以為命脉司經理之大計者宜留意焉此閘洩山陽

運河之漲黃浦閘洩寶應湖之漲：時二閘必開其一以洩之並閉則下湖之田盡沒矣嘉靖間水勢宜開黃浦而寶應之民欲開涇河閘督撫總戎親至黃浦開之二縣之田皆無傷近因下河田戶告塞二閘水滿而溢以致黃浦決口二年不能閉下河民田寔自貽害苦至極矣故不復二閘非全計也此條與復減水閘洞兼看

新河閘三座詳天順下通濟閘詳嘉靖三十一興文閘在城西西澗河閘詳萬曆五年二閘最為洩水之衝其工不宜苟且無益反害也

舊城西水閘一座北水閘一座新城南水閘一座

西城中有市河通貨即舟行者居者皆節因洪水入城也閘以過之因閘不堅土以塞之兩城氣脈不通士民彫弊日甚若建堅閘而開通則仁禮堪運隄此最為便益而如無諱言之者以利未得而先被擾也

請復閘曰志云板閘移風清江吳福新莊啟閉有期或二三日或四五日且迭為啟閉如啟板閘則閉新莊等閘如啟新莊閘則閉板閘等閘閉新莊等閘則板閘為平水閉板閘等閘則新莊閘為平水故啟閉甚易也今官船由閘唱籌挨幫序行民船悉令過堤自便又有報水頭之制如淮水始發河水入河

南界所在之人必報：必先水至報至新莊閘即下板貼席寔土閘外又有土堤亦復寔築之必俟旬時水頭已過大勢已退然後閉如常故河與淮非異常大發漫堤壞堰不得入山陽縱入山陽平地上水不一二尺旬時則定濁水泥沙淤淺至通漕門其挑撈煩費四五十里而已近有議置通濟閘啟而不閉受淮之清水省其挑煩費是以經清河來者為河經泗洲來者為淮事之大謬亦至如此曲籍記載多未暇論按我朝河渠曲云弘治五年從黃河南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潁川東入于

淮又浚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為二派一由宿遷小河一由亳州渦河會于淮河同于淮從來久遠豈今日清河泗州而始分清濁耶曰清口正在西回北顧之間土人所謂回溜者也雖在河淮之中獨無河淮之險泥沙不停風浪不及乃地勢水性之自然非人工功力之所可致清江堤置此新莊閘又在其內加之啟閉有制故垂三百年無大患耳今通濟閘正當直南射之衝又啟閉未制故頻年河與淮建瓴下山陽濁水泥沙直向寶應之南山陽北顧容舟矣

清船志云永樂十五年例凡閘惟進貢鮮品船隻隨到即開放其餘船隻務要待積水而行若積水未滿或積水雖滿上面舡米過閘或下閘水未滿不得擅開若豪強之人逼脅擅開走泄水利及閘已開不依番次爭先閘歐者聽所在閘官將應閘之人拿送官開并巡河官處究問因而闕船隻損失進貢官物及漂流係官糧米及傷人者各依律例從重問擬干碍勢豪官員叅奏以聞運糧旗軍有犯非人命重情俟完糧回日提問其上閘船已過下閘已閉積水已滿而閘官失牌故意不開勒取錢物者亦治罪

治河錄云嘉靖癸巳河道潘中丞奏上部題覆奏聖旨俞允清江新莊等閘如濟寧事例依時啟閉行主事徐存義欽遵施行訖

朝宗閘河渠志云旧置宣和閘廢向子謹奏復近于水月寺邊造閘洩水漲入澗河亦其意也

興文閘在府城西萬曆五年知府邵元哲建減水入城河城河西北地高東南地卑須為隄乃可放也

澗河閘萬曆三年都御史王宗沐建

祭酒吳節為平江伯祠堂記云沿途捷石畚土為楔開水以時縱閉其閘以座計者五十有奇

揚州府江都縣新廟等十一減水閘俱在府城北朝宗上

下二閘在府城東灣頭鎮成化九年侍郎王恕建新開閘在

府城東北六十里宜陵鎮白塔河口 召伯上下二

閘在本鎮洪武初建 大同閘在府東 通江閘

瓜口閘在瓜洲鎮天順間廵撫江南都御史周忱建

以閘留潮水名留潮閘接車運舡嘉靖四年漕撫都

御史高有璣總兵官揚宏以叅將張奎議奏移建于

南改今名云

儀真縣羅泗閘在縣東南通濟閘在羅泗閘北

響水閘在通濟閘北 裏河閘在鄉水閘北以上四

閘皆成化十年管河郎中郭升重建 新閘在縣東

北弘治元年建 濱江欄閘在縣南弘治間漕撫都

御史張敷華總兵官郭鉉議建 東門新高樓二減

水閘在縣東南按宋史有脩復儀真等處澳閘則成

化以來所修建者皆脩復其舊耳

高郵觀橋上下二閘在州遐觀橋下車還王琴二減

水閘在州

寶應縣附城南北閘南北五里閘

右揚州諸減水閘甚多然莫可紀也聊紀其有閔運

溉者耳

志云六閘既修誠為通州無窮之利然其中有可論者大率謂建閘於上而減水于下必于下處先立隄防使有灌溉而無滄沒可以高下俱利必建閘于適中之地使旱不病于高澇不病于下如唐家閘及通州如皋之類此以地勢言也及有石港閘東之宣家堤其水通海多蟬族秋深取蟹者利水之流也恒盜決焉其塞也必待來歲麥熟稼事將興之時而取蟹魚人利舟之出入皆久然後塞以故上流數鄉之田歲夏旱者此之故也較其得利甚微而貽患莫大宜于石港置上閘宣堤下閘上閘冬春閉而夏秋啟下

下閘夏秋閉而冬春啟更視旱澇而權宜之則麥稻魚蟹皆獲其利矣此以人情言也

據宋志我朝山陽閘制皆沿于宋而脩飾之宋城西有磚寨一西斗門二以接湖水今改為新路閘三城東有朝宗閘一以洩近城之潦今改為磚閘清口南岸有八里洪澤六閘今改為新莊等五閘五閘遞互啟閉以節運渠新城有北閘宋為北辰閘常閉議者請開之以洩潦水時黃淮忽暴漲入城中大浸越旬日乃塞之大抵市人圖目前牙脚毫末之利多輕言以自便而不顧地方之利害率如此母輕聽

焉

右閘

高郵減水碓十五座在州南沿官河塘岸三在州沿湖隄六在州東沿運河塘岸六

寶應縣減水洞二十一座俱在官河塘岸旧有十八座成化三年知縣曾瓚增置五座

山陽縣減水閘洞十一座寶應止受湖水而塘岸之洞二十一山陽内受湖水外受河淮而減水之洞減半殆由洞下民田于水發之時倡言閉洞閉洞而漲決塘岸所傷益多此山陽之田所以劣于寶應也然

欲保全漕農則減水之制尤為切云

鹽城縣廣惠碓一名石碓口在城北三里高寶興鹽之潦水皆由此入海宋淳熙紹熙我朝洪武間皆重修每海潮猛大亦入病田田戶塞之田益浸萬曆四
年重修如故

右碓洞

捍海堰在山陽東六十里唐大歷中李承所築又名常農隄也在鹽城界者宋天聖中范仲淹所築又名范公隄具化泰州如臯海門鹽城山陽皆有之洪武間脩築以後常修不輟堰下旧有洞十餘海水入

則近洞之田傷近洞田戶請塞之而積水經行種不
時下又請開之大抵水有利塞歐文忠公謂擇其利
多而害少者為之范公留洞正會此意塞者何哉
山陽縣高加堰漢建安中陳登所築一名捍淮堰永
樂間平江伯陳瑄嘉靖間都御史連隆慶間都御史
王宗沐知府陳文燭重修學士丁士美有記
北神堰吳夫差所築在郡城北五里宋曰平津堰我
朝為新城北閘唐以前漕船俱渡堰入淮至宋始為
直達之法漕舟由六閘以入淮云萬曆四年築西長
隄即其地也

西長隄自清江浦藥王廟起至柳浦灣起長六十里
乃合吳北神宋平津而為一者永樂間平江伯陳瑄
嘉靖間都御史連礦皆修之水輒敗萬曆間都御史
王宗沐知府陳文燭重修

新路隄宋嘉定間太守應純之于管家湖中心築堤
永樂中平江伯陳瑄重築皆以土天順間知府楊景
始砌以石焉

漕隄一名河塘自郡城南角樓至黃浦六十里永樂
中平江伯陳瑄因隋山陽瀆御隄而脩之者隆慶六
年都御史王宗沐知府陳文燭萬曆四年都御史吳

桂芳知府邵元哲俱重修

包家圍堤北自抽分廠南至蔡家圍長七里西受管家湖陽羨港水至為危險元至正間有包能者占佃淮陰路水田一圍故鄉人名曰包家圍屢因水鰲圍穿頗為糧額所負其田多半鬻之而子孫屢守其半水穿圍而下則東方之州縣皆病矣河道衙門每春中發銀山陽縣調牙夫令舡帶土常因水發罔功隆慶五年都御史王宗沐知府陳文燭發帑募夫于農暇脩築比常更加高厚其險密施椿埽始堅完矣清江浦南隄萬曆四年主事張譽新築以禦河濤護

市宅者民甚賴之

板閘隄在漕河東岸北接旧隄南隄南接護城隄以禦漕河之漲水民賴之萬曆五年主事陳瑛築護城隄自南角樓起至鐘樓止隆慶五年都御史王宗沐知府陳文燭所築自鐘樓北至板閘南隆慶二年侍郎翁大立所築西長隄以禦河淮之漲水于外護城隄以禦漕河之漲水于內中間民始無浸而莫厥居矣

水月寺隄自南角樓至東仁橋中間有閘運河水漲必由閘而泄此隄不固則漲水未泄而隄東之田園

皆漫矣宜堅厚之

唐堰在郡城東南七十里唐時所築

詳唐太極元年之後

白水塘三堰在郡城東南九十里鄧艾所築

詳南唐保大中

及宋嘉定中

石鋸牙俗云矢嘴在滿浦坊西北

詳天順條下

鹽城縣岡門鎮堰去縣西一十八里自鎮至新河轉

由侍其汭皆有古堰址每歲灌溉田禾民獲其利

大通堰去縣治北三里洪武二十九年主簿蔡叙瑜

創築

徑口堰去縣治西二十里岡門鎮東連運河西連馬

鞍湖通商貨民便之

長岐塘去縣治西北八十里廣三十丈袤三十里其

東又名高婉塘

侍其汭堰紹熙五年知縣徐挺之洪武二十九年主

簿蔡叙瑜俱重脩

高郵州范湖石隄在州西北洪武初年造七年重修

開復河并為隄永樂七年重脩弘治二年修名復

河曰康濟河

寶應縣珠湖石隄洪武九年造二十八年開復河名

直渠為土隄後將渠南北口塞屢奏未聞

江都縣名伯埭晉武帝大元十年太保謝安出鎮廣陵之步丘步丘名伯鎮也在揚州城北六十里安于此築埭利漕便農後人思之比於名伯故名名伯埭埭隄也淮揚人呼曰河塘

儀真縣陳公塘漢建安四年陳公築一上下雷塘句城塘 通名五塘滋漕溉田為利最大成化八年正德十六年嘉靖十三年俱修築此塘廢則漕渠或涸或溢涸則病漕溢則迤東之田皆浸矣

右隄堰塘

清河縣清口以南有五閘無淺鋪

山陽縣板閘之南有五鋪係軍夫西岸多決因此處通湖有走漏商稅船料之弊歲：缺焉宜加築高厚庶無走漏漕河之患 有四鋪係民夫 城南五里鋪在包家園 十字亭鋪在城南十里 灌漑鋪二十里 新店鋪三十里 平河鋪四十里 涇河鋪五十里 黃浦鋪六十里 自十字亭而下諸鋪有司兵無歲辦

寶應縣九淺子嬰淺瓦店淺槐樓淺丁家潭淺白田淺十里淺白馬湖淺黃浦淺每淺有鋪舍老人一名共夫四百三十名歲辦椿木四千三百根草四十三

萬東樹木多寡不等

高郵州一十一淺王楚淺車羅淺五里鋪淺丁家灣

淺小北門淺九里淺廠淺十里淺張家溝淺丁志淺

永定淺界首淺每淺各有鋪舍老人一名夫四十名

歲辦椿木四百根草四萬東樹木多寡不等

江都縣一十一淺花家園淺李家庄淺姚家潭淺吉

祥庄淺江家庄淺東西灣淺柳青湖淺宋家淺頭潭

淺浪浪湖淺辛廟淺每淺各有鋪舍塘長一名夫四

十名歲辦椿木四十根草四萬東樹木多寡不等

儀真縣三淺麻線巷淺張家溝淺蔣家溝淺每淺各

有鋪舍老人一名夫二十名歲辦椿木一百根草一

萬樹木多寡不等

按山陽縣無淺鋪漕河之東自十字亭而南至平河

自涇河而北至于平河會流入于射陽湖每十里有

木間有涵洞泄水入溪漲時反塞今為長計合易以

木石多增涵洞令人看守之大凡堤下之人常建議

塞閘洞惡水多也殊不知水大必漲必潰則反

甚孰若徐而下雖多不為害乎

右淺鋪

正統初黃河泛溢每水一斗其泥數升滙于清口而

為州者十餘里運舟不通有司奏上徵數郡人徒疏
 濬久而弗績一夕衆見平江公擁騎從行水上若行
 工者然旦日沙徙水通運舟大利郡耆石士寧等率
 士民以狀聞 詔如江江西韋丹故事賜祠額春秋
 祭享

景泰六年都御史陳泰修濬揚州儀真瓜洲河道

天順七年淮安知府楊昶築管家湖中心隄：自宋應
 純之始我 朝平江伯修之以為牽路皆用土築至是
 始用石砌隄中為三閘旱則引湖漲則泄之于隄上為
 淺鋪有曰四五鋪者屬軍衛屢脩屢決此處即鴨陳口

可通馬家嘴徑達南鎮埧商舟行湖中有漏稅科之便
 故築時即為決時之計督工者之慣也須堅築以禁絕

之唐末諸將而賦養家
 四五鋪之弊政如此

天順間遣都水郎督工于山陽滿浦坊作石鋸牙其制
 上布七星椿：上斃以石：有筓：相入縫有錠：三
 膚灌以糯汁砌以油灰長十丈俗云硯嘴其制乃古之
 鋸牙而以石為之也其費金蓋三十萬大抵黃河之水
 入中原半雜泥沙急則行緩則澱故一激于三門再激
 于呂梁呂梁以下水勢平緩故三激于蒲浦使之翻騰
 踊躍以入于海法亦巧矣今漫入水中者微露形跡或

以為護南岸之衝洶豈其然

余頃在西橋岸上而望黃淮從西北數十里餘直射而來然後折東北而去其勢奪運河而南潰直百步爾昔人于上流置石鋸牙激使北去今已沉陷不可復作議者欲因地形為木鋸牙三功與石等此易見也而人莫敢言者蓋水發時歲護南岸百凡用度皆取之民：貧苦擾故有開北岸沙濬草灣河疏海口之三說不過嫁禍于北以自幸免耳然運道民生所係不小若損數千金自足辦此矣以擾為

成化成三年定濬儀真瓜洲二港之例先是儀真埧下

黃泥灘直河口二港瓜洲埧下東西二港江湖往來淤澱舟不能行是年始定每三年冬月江湖之時發軍民人夫挑濬一次

八年侍郎王恕郎中郭昇于上下雷塘各造石閘一座水碓二座向城塘陳公塘各增築堤岸各造石閘水碓數如雷塘

十年管河郎中重建儀真羅泗閘通濟閘響水閘裏河閘南京吏部侍郎錢溥記

弘治二年戶部侍郎白昂奏以會計河之餘貲開復河于高郵湖隄之東名康濟河大學士劉健記大畧云高

郵州運道九十里入新開湖之東直南北為隄舟行于其下自國初以來障以椿木固以磚石決而復修者不知其幾其西北則與七里張良珠甍社石臼平河諸湖通每西風大作波濤洶湧舟與椿石遇輒壞多沉溺于是開河以避之自州北三里之杭家嘴至張家嘴其長竟湖廣十丈深一丈有奇而兩岸皆擁土為隄椿木磚石之固如湖岸首尾有閘與湖通岸之東又為閘四涵洞一每湖水盛使從殺焉而漕舟往來皆安流矣按高之復河乃洪武中之旧道而今重闢之者世只曰白公云

四年從漕運總兵官都勝言浚揚州揚子橋灣頭河道凡發丁夫萬餘

弘治六年重建儀真新開尚書王慎有記少叅黃瓚為之記又建欄潮閘學士楊一清有記

正德十六年管河郎中楊祖奏寶應湖極險當倣高郵廣濟河事例修築越河免沉溺之患自是言者相繼是年漕撫都御史減鳳奏請復脩五塘

嘉靖三年郎中陳敏賢請于寶應高郵湖隄建閘十座以殺水患是年漕撫都御史唐龍于淮安城西北開烏沙河築方家堤以泊船隻堤內建閘其歲大飢以此

濟貧牙擔夫之意民甚便之初知府葛木恐河淮內侵特不可淮安衛指揮熊某同府議卿官都御史潘墳作河防議云地名山子湖連密溝一帶正係受水之處此處築隄高厚尚恐不能捍水乃謬于此開方家埧受水先年水湧黃沙從新莊閘口入猶是以口受水不能深入僅止于清江閘上下挑濬無難近數年沙從方家閘湧入是剖心穿腹以受之大小支委遠近溪河無不淤塞而黃沙排淮泗而注之江矣外河去裏河溪橋近處止三十餘步遠亦不過六十步逼近運河不但數閘宜加填宜墊高厚自三子湖至于密溝又須築長隄以護

之萬曆二年漕撫軍門都御史王宗沐築西長堤適在其處而方埧內外沙淤商船遂斷其亦天人之會歟國初制置隄堰閘埧抗河淮而之海今河淮之水由方家埧南奔而東流停緩海口沙之議遂起今長堤築矣欲求清晏惟脩高家堰復五閘之啟閉抗河淮以入海而已矣噫運道廢興自此而分田民貧富由此而分悔之已晚不悔其焉及乎

五年御史戴金請浚儀真瓜洲寶應隄下又壅河道若子嬰溝接潼河長沙溝通官莊俱入廣洋湖劉家溝通瓦溝溪望直溝出官河三里溝通七里溝出葛頭溝寶

應縣東門外起至海星溝君師廟起至章思蕩葛頭溝起至射陽湖以便泄水以通舟楫

七年寶應縣知縣聞人請於寶應縣范光湖東開築河就中建減水閘五座濬赴海渠五條使行舟皆由

河湖水減于五閘：水下於五渠則舟免風波之險水得瀦泄之宜御史王鼎奏開內河行舟以保漕運建

閘座以固河防是年漕運御史唐龍奏乞于三汊河口儀真上游之地建閘座以盡漕利

八年督河侍郎潘希曾奏准漕撫都御史唐龍咨稱成化七年因漕河水涸將新莊閘閉在清江閘設東西二

堤於漕河之北岸淮河之南岸順淮河而濬之以為月

河出于淮近日水漲堤埂倏決往來船隻徑行乞將河口一帶淤沙挑濬疏通仍將新莊閘增築高廣向來歲

水漲即使用土填塞以遏流沙之入船隻照前俱由月河往來水消仍復開行自後凡遇水漲則閉水消則開

而以為常則經久之計庶或在此該河院具題工部覆奏准行

防以嘉靖年開方家堤及三十二年開清江堤及

誠有見也

十年御史聞人詮再奏脩寶應越河戶部員外郎范韶陝西按察使仲本俱奏脩寶應越河

以地方災傷工力重大錢糧未

教未暇
與修

十三年督河都御史劉天和奉 詔特起治河成功有
問水集云議者以為黃河泛溢中土蓋由東海口近年
漲沙下壅上溢而然已議濬海口矣初亦甚奇之及觀
于淮海而始知其妄蓋東海北口寔有沙而南口更衝
廣耳又云自板閘而下相度地形中道別開一支河河
口亦建閘各高其隄防淤則浚其一而開其一以行舟
河免停泊矣又云淮揚諸湖每風險壞舟近范光湖于
隄外開支河行舟以全運事用心仁矣議者謂不獨范
光凡諸湖之廣而畏風者皆可為支河更多開滾水石

堤：底平鋪巨石而酌其淺深俾湖水淺不致阻漲不
致衝岸堤外則開渠以通瀕港魚鹽之利民田亦賴以
灌溉矣又云據泗州知州李天倫留守張祐鳳陽知府
佐泗州指揮張鏜奉祀朱道光據匹役王良等量得自
淮河見流水面至岸地比水高七尺又自岸至 皇
陵南湖水平面比水高七尺自湖水平面至下馬橋邊
地高八尺四寸橋邊地至 陵門高六尺 陵門地至
陵地高一尺七寸共高二丈三尺一寸况基 山俱土
岡百餘年每歲水溢未聞衝決俱經題奏如議云山陽
獨累蒲夫：皇家嫁禍于海口私離漏卮稅商稅者堰閘
故借口于 皇陵以便其私觀此條所論可知矣

是年揚州知府侯秩開句城塘閘淮安知府王鳳靈開
涇河以通射陽湖可以灌田世漕渠之漲人咸使之
十七年都御史周金奏脩寶應湖岸濬山陽運河自清
江至十字亭長三十里深一丈濶二十丈役夫十三萬
自洪治以來始此大濬通利者數十年脩山陽運河減
水涵洞閘曰為石限七尺以上減入射陽湖今擬為九
尺脩新莊等五閘嚴起閉之節惟通運船餘皆由埧車
盤運河無淤淺漲溢是時高加堰惟募鄉夫為之時
補葺役省募金歲數百而調牙夫甚衆堪不時修于是
資甚而工鉅矣周公在淮六年知漕渠水利甚悉人至

今稱之

十八年修雷塘

三十一年漕撫都御史應檀于三里海建通濟閘先是
都御史潘垣著河防議以黃河自徐而來偏近新莊閘
口黃沙易入欲于福興閘上下穿渠而南又折而西迂
回稍遠開清口以引清淮多置閘座啟閉庶隔沙淤都
御史唐龍都督周于德用水平法準量新口地勢高于
淮城不可開都御史王杲亦令山陽知縣莊蒞民勘議
莊議如周且為宣達錄言將來若閉此口必無淮城矣
叅政李元聞而是之曰此河防正議也序而梓之未幾

潘撫河南寔督孫家渡之役親見黃河分流由渦而至清口遂決意主修高加堰不使河淮泥滓一毫入運河矣

按潘議謂清口河直運故欲添閘開河令其迂回曲折免河淮沙泥之入省挑濬耳應之治河非潘意也潘之意後主于堰今人不諱其已築之堰而傳其不行之議何哉

三十二年淮安知府姚虞葉清江浦堤并開月河南船便于盤剝而日時方家堤口外日淤生理盡歸于此是

盤之泰而方堤自廢

隆慶五年都御史王宗沐修高加堰

學士丁士美記云山陽旧有高加堰去府城四十里其最關水利害者曰大澗口堰迤西當淮泗二水合流之衝二水東北與黃河會入于海此歲河流衝決則淮泗汎溢勢必由澗口建瓴下注滙于津湖甚者穿溝隄入射陽湖而山陽鹽漬之間以及于海陵諸地通為巨浸間者黃河亦為牽引而漕渠日就湮淤邇者郡守陳公督撫王公發帑募民成之胡應思曰堰無壞也私鹺之家必欲其壞也閘當啟

閉也而樂商稅舡料之漏者惟恐其有開也利鉅而
說行何怪哉昔唐劉晏為度支使以為辦集衆務當
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余以為士類必賢
者始可倚賴否則方且為之義士方且為彼之忠臣
矣晏在江淮久其言必有所試矣

夫運河為邗江自成周以來史傳明白我朝直名

曰清江又何疑乎詳在哀公九年或以盱眙曾通運又以為

洪澤在盱眙甚至以為揚城以北非邗江者何也高
加堰淮揚之第一防也曰可修者什一曰不可修者
什九何也蓋運河至淮城之西屈曲而北又屈曲而

西北以出清江口中間于南鎮堤以設抽分廠于西
門外設浮橋于板閘分南署于清江分二署于淮北
立分司於馬頭設巡司重關疊防有人守之而于鎮
城之中間府設帥分署叅藩臬列郡縣衛所而臺察
以時察殆以漕運為國家之大課額以資京邊稅
料以助漕艘至繁也今私釐之家及利稅料之漏者
以此為大忌夏秋之閉大浸稽天士君子方以為戚
而彼風帆便利自黃浦以北抽分廠以南凡攔卒不
到之處任意南北出入堰口故以為運河在盱眙在
洪澤而曰非邗江曰堰不可修其言如此其心必欲

無閘也無堰也無官府也而彼快今上司坐牙皆彼所不顧之地而彼所自縱之地一切無禁其設邪之党謬言日出上之人方降顏色以來之層疊出以詢之噫我懷禹稷之虚心而豈知其為桀跖之說間也愚以為言之不詳則上之人無由聞知上不知矣安能復漕規三百年之旧而救淮揚數千里之溺哉愚以我朝立法莫詳于運河一帶而莫不詳于高堰之間自高堰而西北由板閘則通淮北諸鹽場自高堰而東由涇河黃浦則通淮南諸鹽場自堰而西則通盱眙自堰而南則通天長東西二百餘里南北

四百里其地最為要害中間止設洪澤廵司豈能兼制故高堰脩雖馱負之私未能盡絕而巨艦連檣之大猾可欽也

萬曆二年都御史王宗沐知府陳文燭重修西長堤幫築西義橋椿岸先是椿工皆取于民競言岸下走沙不可築陳公以公帑成之至今稱便又修鹽城石碇海口初士民言不便大學士李春芳力言其便至是成焉寶應興鹽四州縣之澇皆于此入海士民復稱便山陽之澇于廟灣口入海水極大亦于此入海然非山陽之正路也

王宋沐淮郡二隄記云郡城專受淮勢自西南歷清河而東與南湖僅隔拳土故自高加堰不治而淮輒灌入湖幾受其半淮揚兩郡皆困終不治而淮輒灌則妨漕余惕焉按之信然乃檄守文燭以餉金六千致鄉先生周君子德君表胡君劾謨君應恩葉焉又明年癸酉五月淮水溢平地高三丈而以堰故不入湖郡之南鄉與揚皆無恙然勢掠郡之水合黃河折而經北城下安東則洶湧幾齧西橋漕河而出余為之不寢者三夕幸而勢稍殺則又以其泥濘四溢出礼信堤及盭池山民在巨浸中至八月而始涸余以

災詳幸聖天子仁聖捐米數萬石賑之又允折漕糧是時幸淮獨漲使稍遲半月與黃河並發則事不可支矣是年冬余再檄余同知時保以賑之餘米一萬石募夫築郡西長隄焉高加堰自武家墩起起至石家庄止計三十里而遙為丈五千四百隄面廣五丈底廣三之而其高則沿地形高下大都俱不下一丈許而又于大澗小澗貝溝旧漕河六安溝諸處為龍尾埽以遏奔衝自澗口以達章家庄濬旧河以泄湖水使不齧工凡五十日而畢郡西長隄自清江浦築王廟迤東歷大花巷由西橋相家灣直抵新城過金

神廟止柳浦灣六十里而近為丈八千七百九十八
隄面廣四丈底廣三之高三尺餘蜿蜒如長虹以
障郡城之北工凡三月而畢余按淮安郡三城在淮
與清河夾中自嘉靖中年以來無歲不被水而其最
甚則己巳癸酉極矣鞠為大浸不見水端民之棲樹
巢塚以救旦夕即余疏中所道蓋其十之三四也而
二堤並峙高加堰獨抗淮于西南而長障河于西
北蓋至是而居者田者皆有寧處可望生舍無苦
昏墊矣願淮水高于郡勢若建瓴而下使其發時與
河並則為慮尤鉅且西長隄能障溢水而其從下齧

而崩者不能却河故去城數十里而今乃在城下是
其大勢漸侵而南可觀也開草灣以分勢通濶河以
防溢流余心耿々切而力已詘民亦告病姑少休之以
待西長隄在新城西北東者即宋北辰堰歐
文忠公飲于北辰登倉北堰上亭者也
淮南之海口二
淮南之海口二
淮南之海口二
淮南之海口二
淮南之海口二
淮南之海口二
淮南之海口二
淮南之海口二
淮南之海口二
淮南之海口二

山陽縣廟灣海口在縣東北一百八十里凡山陽之
漲水入射陽湖者自此入于海旧口濶一千六百餘
步今濶六百餘步水大至則口與海漫而為一矣

定志

益城縣石礎海口在縣東北八里凡高郵興化益城之漲皆由此以入于海凡射陽湖水多黃沙亦漫至此南至興化旧阻今通矣喻口去益城縣治東北一百二十里射陽湖由此入淮次于海口也

以上諸海口舊本無淤近日之淤由黃沙而然堰閘脩清水時下歲久自通利自昔然也蓋海水潮汐日二至每入也以二時其出也亦二時二時之出係入水二時之入則海水海水過湖水不得流者每日有八時黃沙寧無停乎故堰閘脩則黃沙草湖水清

湍深潤入海處庶無碍也諸小口不能悉

淮北之海口二

安東縣張網海口在縣東北一百二十里黃淮之支

流于此入海其名益場及村墟鎮皆有小渠通海然莫足數也故不錄云

海州東海口在州東一十五里黃淮之正流于此入

海凡淮北諸川皆附焉旧濶數十里今濶十

餘里水大至則與海為一矣正口雖淤旁口更濶諸小口不能悉

以上諸海口本自無淤而近日之淤以黃沙而然正

口減半入旁口旁口數十道不啻也若脩堰閘使黃

淮水勢不南分而合力以之海則新沙不停旧沙自

去而上流不為敗矣海水潮汐與南口同但海水推入如禹貢之送河彼一黃河猶能挾沙以入海今更協以淮水而力益大沙隨水去復何疑乎此條之前及後劉中丞所論皆已明白聞之海濱之大又曰海之深不知其幾十萬丈而沙出其上人工所去每日不能尺寸而潮汐一至頃刻而平况未可施工乎

空有淮不可分之說詳在定議與此正同

海道自兗而北以至於薊自揚而南以至於廣其海口內外皆有山有島惟淮口獨有沙潮落微露其形潮來則濤翻其上勢若排天海口之水視堰間之廢

興以為遲疾蓋脩堰開以抗黃淮不南分而東去東去疾則海口之水亦疾：則無淤矣

夏禹時黃河由北入海自周定王時徙於磔南浮於淮始由東海之口漢武帝時河決頓丘經瓠子通于淮泗唐宋屢決通淮雖入東海無何而復北惟元季合淮以之東海至今四百年而不變此天意也何近日之多議乎

揚之地高江淮不能入運河之漲又多有開洞以減殺之呂泗料角諸口入海又近而無疑故水患少地卑去東海地卑去東海口也遠黃淮驟至堰間潰

敗波及海陵矣

三年都御史王宗沐從知府邵元哲議重修高加堰又開菊花浦以泄三城之水凡東方之米菑舟楫皆通民稱便焉

五年侍郎吳桂芳知府邵元哲同知劉順之通判王宏化增築山陽運堤皆高厚自板閘以南至黃浦長七十里閉通濟閘建新文閘及修新莊等閘主事張譽築清江浦南隄以禦湖水加河以禦黃淮之水加清江閘土岸以便運舟之牽輓者主事陳瑛加板閘清隄北接平江伯陳瑄舊隄南接待侍郎翁新隄新隄因挑河出

土而為之也

高家堰圖說

自青墩北至韓信城內長五里淮水穿阜陵湖自此漫入相應築堰遏之以護運道及清江浦民居 青墩南至武家墩二十里地勢雖高迹近湖水宜築堰以接之 自武家墩南至管家庄東有高加堰長三十里南北兩頭皆高水不傷堰略宜賠補兩頭近中地漸低工宜漸大中間大澗口地極低內外多水工宜極大舊時築者謂此段為大工亦曰大堰其北有魏家墩南有貝溝六年澗地勢水勢次于大工堰邊惟大澗口土遠工難

惟計日給銀艱難論包工計^方支給銀之例其餘土極堅
膩取為法土厚數寸長丈餘濶與厚同乃千百年草根
土脈結成入水不化以此法土築邊二三層用鞭棍槌
打相合為一勝于木石法土下有粘土亦有草土相結
但無硬面耳以粘土填補堰中用脚踏撥無縫方可此
古來築堰之法最為經久凡用夯杵必用細碎浮土築
時徒勞見水則化凡工人憚于取法土之遠樂于碎土
苟且成工切宜戒之 堰南頭地高去湖遠不能衝壞
旧堰完存又南接堰十五六里地又高水又小工如南
頭可也接堰南抵官路在家庄之東龍王廟之西則山

陽之南鄉永無水患運道無虞矣官之南路舟接七八
里至塘梗地高水不能過則高寶湖隄永無水患而山
陽之東鄉及盩與高寶之田皆出而可耕矣 堰西為
阜陵湖西為淮每淮溢入湖東有堰則從西北馬
頭口低處入淮者其常道也馬頭口隘出之不及從東
南清州高粱二澗而溢循汜河入洪澤湖白馬湖衡陽
湖寶應湖小一技耳東南地高二澗在湖邊其口雖
濶至地土僅有尺寸非湖流之正道故無害昔人棄于
堰外不為隄防豈無意哉惟淮湖水極大西風駕濤
堰潰敗則牽引黃河從澗口之極低處注津湖絕漕渠

穿漕隄地皆窪下建瓴東注為國計憂而所經之鄉邑皆浸矣然堰之利害與海口相同嘗觀嘉靖隆慶間堰每壞則海口輒淤徐邳之輒澱溢始知古人之堰淮也九澤既陂傳註以為九州之澤既有陂障則上流無潰決之虞而後九州之河始入于海是禹之功先于陂上流不獨淮揚之運渠而于黃河海口亦有利焉禹貢曰陂上流而世只以為䟽下流也夫知陂則知堰知堰則知禹矣

尚書吳桂芳復政府書

伏承下詢河淮分流導淮入江事宜謹鄙據愚用俟

裁察夫河淮分流雖可分北黃河足紓目下淮人受黃之患然職反覆思維至于決旬大抵揆之時勢稽之事宜切見淮河有不可不合者二淮河有不可入江者亦二蓋前代治河皆以民患為急而我朝治河又當以運計為先河既從崔鎮自投老黃河魚溝浪乃故道恐將來正河漸次就淤則自崔鎮至天妃開八九十里之間正河且乾斷矣若淮水如故尚可委曲圖濟故或三里五里一閘達挽流以合黃或放運舟從天妃廟亂淮從大河口入老黃河以濟運無不可者今任淮南徒則將來委曲圖濟之計一

無所施漕輓不通所關非細其不可絕淮入者一也
河最濁非得清淮滌蕩之者則海口純是濁泥必致下
流壅塞之勢愈增旁決內灌之患轉急故自周定王
五年河南徙漢武帝始決入淮然猶時決時塞也至
宋熙寧中則入淮之勢成矣歷宋元我朝 正德以
來幾五百年黃河自淮入泗而不壅塞海口者以黃
河至河南即會淮河同循潁壽鳳泗至清河清以滌
濁泥澤得以不停故數百載無也蓋是時黃水循潁
壽者十七其分支流入徐州小浮橋者才十三耳近
自嘉靖間徐州小浮橋流短徐呂二洪屢涸當事者

不務遠覽乃競引黃河全經徐邳至清河始與淮會于
是河勢強而淮流弱滌蕩功微故海口漸高而汎濫
之患歲亟矣然民患雖亟而運道無虞入海之途尚通
汎濫之勢旋定者則猶仗黃淮同途入海之力也今若
永絕淮流不與黃會則渾濁獨下淤墊日增雲梯草濘
金口灌口之間滄海將為桑田而黃河益無歸宿此
其大可憂者其不可絕淮入者二也淮泗入江之說
孟子原屬誤筆考禹貢於江海達于淮泗時江淮
未通江沿海始與淮泗達蓋三江入海淮泗亦入海
故江淮各入海始相會合豈崇內相地相通哉近

日淮水南注水甚加增則揚州儀真之間亦可開閘
注轉為高寶五湖則其去江密邇矣但揚州儀真地
形甚高故高寶五湖向未蓄而不泄至我朝廼滙
之以通運常年湖水汎濫如近年淮水南注水甚加
增則揚州儀真之間亦可開閘開閘稍泄逾額之水
若泄至二尺以上則揚儀河道遂就乾涸而高寶之
水涓滴不南非者高郵告急大闕揚儀通江諸途可
謂無餘力也矣廼高郵湖僅減二三尺之濤而揚州
灣頭鈔關遂涸回空及官民船隻阻塞三十里遂復
亟行閉閘塞港築汊而後膠舟具通此其明驗矣故

淮河入江之途不可于揚儀求也必欲于揚儀求之則
必將掘深揚儀五七尺盡廢閘堤縱湖淮二水大與
江合願萬一江水復溢且引之入則揚之患又烏有
極哉此閘百年運河成規且亦誰敢為盡廢閘堤之
議者此淮水不可入江者一也攷導淮入江漢魏唐
宋時皆有此舉如魏黃初元年造龍舟從潁至淮入
廣陵江口廢帝時司馬宣王伐吳使鄧艾通天長
漕隋煬帝幸揚州度淮水今洪澤湖尚其改名唐魏
景倩引淮水至天長通揚州劉晏于揚州造船轉江
南粟自淮泗入汴抵河陰宋漕河自真揚導江北

趨盱眙入淮訪其跡淮自盱眙天長達六合縣瓜阜與江水合其遺址見多存者翁見海摠河時已嘗差官脩採謂可行但鳳陽皇陵正南對淮海全以黃淮合流入海為水會天心萬水朝宗真萬世帝王風水若引淮從六合入江是抱身之水乃返挑去而不朝入大為堪輿家所忌誰敢任之此淮水不可入江者二也前所稱引淮入江之後議大修高加堰以堵淮之勿南理所當為勢所得為之說非惟不可行而亦不必行矣但當俟秋冬水落不過如此大抵水土之功最關利害籌之不可不深慮之不可不熟

竒可喜之事必事勢萬不得已而後可為之苟其舊貫可因則尼父不貴改作伏惟 台慈俯賜 裁定焉干冒 威嚴無任戰慄不宣 萬曆五年六月十八日

鄉人知府胡劼謨請復牒旧制書

夫高加堰修築後隄又已修築草灣河今亦開浚山陽水禍已除其五其未盡除者田牒更改啟閉未復舊制也何也河與淮北略山陽入于海山陽去海不二三百里江與漢南略通州入于海山陽去通州不四五百里中間有南北白馬寶應邵伯高郵諸湖

幅員七八百里山陽地勢卑下不滿東南者寔自此始常憂水潦為敗禹故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至吳闕邗溝沿江浙淮壽遂中原隋堽脩之皆非社稷完計唐之漕運劉晏稱最然亦江舡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船達大倉不必通者通必鮮利較然矣故我朝朝于儀真置埧六瓜洲置埧十一使江與漢南隔于諸湖山陽置埧十使河與淮北隔于諸湖後又置閘五日板牌移風福吳清江新莊啟閉有期或二三日或四五日且迭為啟閉如啟板閘則閉新莊等閘如啟新莊牌則閉板牌等牌閉新莊等

牌則板牌為平水閉板牌等牌則新莊牌為平水故啟閉甚易也今官船由牌唱籌挨帮序行民船悉令過埧自便又有報水頭之制如淮水始發河水入河南界所在之人必報必先水至報至新莊牌即下板帖席寔土牌外又有土埧亦復寔築之必俟旬時水頭已過大勢已退然後啟閉如常故河與淮非異常大發漫牌埧隄堰不得入山陽縱入山陽平地上水亦一二尺旬時則定濁水泥沙淤淺至通漕門止挑煩費四五十里而已近有議廢新莊牌塞而不用絕河之濁水免其泥沙淤淺置通濟閘啟而不

閉受淮之清水省其挑撈煩費是以經海河來者為河經泗州來者為淮事之大謬亦至如此典籍記載多未暇論按我朝河渠典云弘治五年從黃河南浚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於淮又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為二派一由宿遷小河口一由亳縣渦河會于淮河同與淮從來久遠豈今日清河泗州而始分清濁耶但河淮從泗州來者直南射高加堰至置通濟閘之所始稍西回合清江口而北向草灣東折以入海新莊牌正在西回北向之間土人所謂回溜者也雖在河淮

之中獨無河淮之險泥沙不停風浪不及乃地勢水性之自然非人工巧力之可致新莊牌置此又加之啟閉有制故垂百年無大患耳今通濟閘正當直南射之衝又啟閉失制故頻年河與淮建瓴下陽山濁水泥沙直向寶應之南山陽北顧運道容舟矣或一年全河走飛龍橋或小浮橋自徐州徑下清河口震電憑怒恍惚鬼神狼撞南岸斗折東轉水心丈餘橫截淮水淮水性弱差緩于河水或大發或未發皆勒使倒流漾滿湖澤湖此湖幅員二百餘里大勢奔通濟牌灌注山陽又支分數派入白馬寶應湖故自開通

濟牒及洪澤湖支分数派白馬寶應湖者未塞山陽平地常停水三四尺南北白馬寶應應邵伯高郵七八百里湖面亦常水多三四尺西風起惡長浪打湖隄一線客土破碎不可收拾者也自山陽至高郵沿湖有隄自鹽城至通州沿海亦有隄中間田地八九百里大都低湖面五六尺新又於淮隄多開大牒減水懸傾滾併瀉滿其中與海相涵沿海之隄淘洗殆盡湖之餘隄為海遊波之底柱也海水潮汐常高于田地之水故田地之水昔之膏腴稻麥良田今乃方舟非風不渡每東風作每潮翻上瀑浪旁飛簌掃村落髡

剔草木萬有俱化不但沸騰萃崩矣今開通濟牒山陽通河與淮矣往年儀真置牒近年瓜洲置牒山陽通江與漢矣山陽每至雨集平地使水深丈餘既已飲河咽淮加之嗽江吸漢吞吐潮汐噫噦萬里貫四瀆掣曳四海民其無魚得乎皆由牒之更改啟閉未復舊制也如曰多張水門亦治水中策因旧制瓜洲無牒儀真牒及新莊等閘各啟閉以時必使江淮河漢不得入諸湖沿湖隄故各有卅洞不過尺寸下諸湖運船已過無用之水以濟農功所謂舉牒為雲決渠為雨者也今開大牒數十口皆丈餘下混二不舍

晝夜之四瀆于窪田以就海儘山陽四境以為牒亦不能減毫毛况萬分之一可種之田旧時和洞溝洫猶存用水裁揀捐滴不與至秋收割開牒放水漂沒成熟田禾寔與洪水無異傳曰塞水不自其源通濟等間山陽之源也况漏天不西北十九之水為源足乎或曰牒復舊制山陽鹽城寶應具化高郵通泰等田地當減水三四尺是運河亦減水三四尺不無淺耶曰運河以淺為慮者不過通漕門至移風牒上下三十四里之間惜民力而不浚三四十里之河聽水瀦千里之良田計亦過矣水一也或為圖書之淵或

不由地中行水遇其時也舍今時而不復更俟後時而復之其難哉唯採察幸甚

群國和病書

卷二十六

三

卷終

